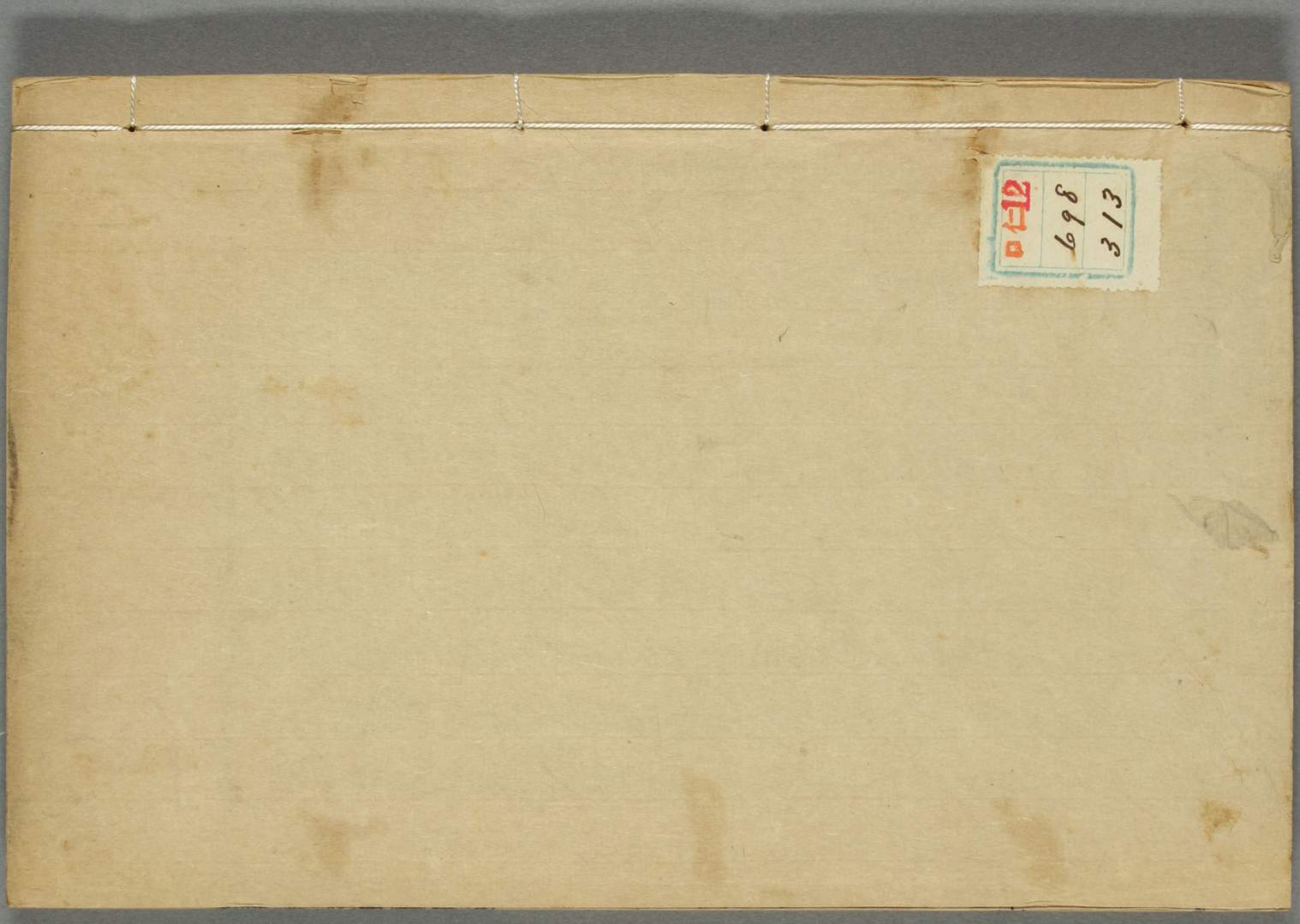

D-12
698
313

12
號卷

孟子一

時日害喪 梁惠王

趙岐章句曰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

樾謹按趙說與孟子引書之意不合尚書湯誓篇枚傳謂衆下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女俱亡此說是也詩柏舟篇毛傳曰日君象也月臣象也東方之日篇傳曰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是詩人之辭每以日喻君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此兩句乃韻語疑是夏民歌謠之辭故與詩

義相近也廣雅釋詁曰君也韓非子內儲說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哀六年左傳有雲如眾赤鳥夾日以飛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竝古人以日喻君之證文七年傳賈季稱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亦以古卿大夫有士者皆有君道故以日爲喻也必謂桀嘗自比於日因以目之抑又未達古義矣

五畝之宅

章句曰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

樾謹按漢書食貨志云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爲廬舍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此趙氏所本也然廬井邑居各二畝半則已五畝矣又云冬入保城二畝半義殊可疑趙氏此注或有奪誤詳繹孟子本文五畝之宅本連樹之以桑爲義若果有在野在邑之分則竊時民方畢出在野但於在野之二畝半宅樹桑已足供蠶事矣必幷在邑之二畝半宅樹之自野至邑往返采取雖丈夫猶病其勞豈婦女所能勝乎疑孟子之意但爲一夫之宅合有五畝此五畝之宅自在一處各近其所受之田冬夏可居必如班志之說謂冬入夏出而於其中之百畝各私二畝半以爲宅則安得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乎是班志與孟子本是

不合孔穎達於毛詩甫田篇正義已詳辨之學者必據以說孟子五畝之宅不可通也

申之以孝悌之義

章句曰申重孝悌之義

樾謹按申乃約束之義漢書文帝紀勒兵申教令元帝紀公卿其明察申敕之師古注竝以申爲約束說文申部申神也七月陰气成體自申束從曰自持也是申之訓束乃其本義申之以孝悌之義謂以孝弟之義約束之也荀子仲尼篇疾力以申重之楊倞注曰申重猶再三也趙氏以說此經申字雖亦可通然不如訓爲約束更合古義矣

寡人願安承教

章句曰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

樾謹按安乃語詞猶焉字也漢書史丹傳安所受此語師古注曰安焉也文選東京賦獨微行其焉如辭注曰焉言安也是安焉二字古通用論語子罕篇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新序雜事篇引此焉作安季氏篇則將焉用彼相矣漢書王嘉傳引此焉作安竝其證也願安承教猶云願焉承教趙氏訓爲安意是誤以語詞爲實字矣

願比死者一灑之

孫奭正義曰今願爲死不惜命者一洗除之

樾謹按上云寡人恥之恥以生者言則洗除亦當以生者言不得云爲死者洗除也此比字當訓爲近比死猶近死也管

子勢篇動靜者比於死尹知章注曰比近也與此文比死同
義國語齊語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韋昭注曰
三君皆云濱近也比與濱一聲之轉義亦相通據竹書紀年
惠王立三十六年改元又十六年而卒孟子至梁實在惠王
後元之十五年次年惠王卒襄王立孟子一見卽去梁矣說
本顧氏炎武日知錄及江氏永羣經補義然則惠王是時在
位已五十一年其年之老可知比死者蓋其自稱之辭猶云
垂死之人願比死者一洗之若曰願及其未死之時一洗除
其恥耳
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
正義曰我不忍其牛之恐慄若無罪之人而就於所死之地
者也
樾謹按此當於若字絕句若猶然也吾不忍其觳觫若者吾
不忍其觳觫然也詩猗嗟篇抑若揚兮正義曰抑然而美者
其額上揚廣兮以抑然釋抑若可證觳觫若之卽觳觫然矣
正義以若字屬下讀未得其義無罪而就死地卽以羊言非
以人爲比也
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章句曰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以王也
樾謹按合猶足也上文孟子曰是心足以王矣故王問曰此
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文糸部給相足也合與給通趙
氏正以足字釋合字各本作何能足以合於王也此不得其

義而妄增阮氏校勘記已訂正矣

明足以察秋豪之末

樾謹按尚書堯典鳥獸毛毨枚傳曰毨理也毛更生整理周官司裘疏引鄭注同是鳥獸之毛皆生於秋故夏言希革秋言毛毨明夏時毛羽脫落至秋更生也新生之毛其細可知故古人言細必稱秋豪趙氏未說秋豪之義集注謂毛至秋而末銳小未詳其意

以御于家邦

章句曰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

樾謹按御通作訝訝之言逆也周官小宰職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注曰逆受而鉤考之又司會職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鄭注曰逆迎受之此經御字毛傳訓迎而鄭箋訓治治卽受而鉤考之之謂周官鄉師職以逆其役事注曰逆猶鉤考也御之徑訓爲治猶逆之徑訓爲鉤考也趙氏此注又訓爲享則卽迎受之之謂僖二十三年左傳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杜注曰享受也又哀十五年傳其使終饗之注曰饗受也享饗古通用是享有受義儀禮聘禮衆皆逆命不辭鄭注曰逆猶受也御之徑訓爲享猶逆之徑訓爲受也毛公訓御爲迎自足包此二義鄭趙皆就毛義引申之耳尚書顧命篇御王冊命正義引鄭注曰御猶嚮也蓋亦卽迎受之義而引申之相迎故相嚮也御之爲享正猶御之爲嚮古訓引申往往如此後人不知古訓之例而於此等處莫措一辭矣

又按上文刑於寡妻趙氏曰刑正也詩釋文引韓詩亦曰刑正也是趙所用者韓詩之義御之爲享其亦韓義乎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章句曰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耶

樾謹按抑之爲辭皆承上意而進之國語周語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大戴禮五帝德篇曰請問黃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並其例也此文前無所承則與他處用抑字者不同抑當讀爲意古抑意二字通論語學而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是其證也戰國策秦策曰誠病乎意亦思乎荀子修身篇曰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並是借意爲抑漢書敘傳曰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此則借抑爲意

抑者猶意者也文選長楊賦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魯靈光殿賦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李善注並引廣雅曰意疑也漢書文三王傳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注曰意疑也並意之言疑故爲擬度之辭禮記禮運篇曰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管子小問篇曰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意王興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猶曰意者王以此爲快與戰國策魏策曰臣願以鄙心意公此云意王猶彼云意公矣

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

樾謹按兩欲字異義上欲字猶好也孟子書每以欲惡對言

離婁篇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告子篇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所欲所惡卽所好所惡也中論天壽篇引孟子所欲有甚於生者正作所好是好與欲義同此文欲疾二字平列欲其君者謂好其君者也疾其君者謂惡其君者也天下之好惡其君者莫不來告故曰皆欲赴愬於王是罔民也

章句曰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

樾謹按趙氏以罔爲羅罔之罔非經意也爾雅釋言罔無也此罔字當訓爲無上文言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然則無恆產而不陷於罪得免於刑者惟士而已民則皆不免矣故曰是罔民也猶言是無民也正與惟士爲能相應民爲邦本無民則不可以爲國故下文曰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蓋言無民之不可爲國也

樂酒無厭謂之亡

章句曰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亡

樾謹按如注義則從獸無厭若紂之好田獵亦豈不足以亡國何不幷謂之亡而謂之荒乎趙說亡字非其義矣亡當讀爲芒荀子富國篇芒軔優楛楊倞注曰芒昧也或讀爲荒是荒芒義通故淮南子詮言篇曰自身以上至於荒芒爾遠矣然則荒芒猶流連也流連雙聲荒芒疊韻皆古之恆言從流下而忘返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連與流一也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芒芒與荒亦一也爾雅釋天大

歲在已曰大荒落史記麻書作大芒落是荒芒同義之證流連荒芒亦猶上文遊豫之比趙氏曰豫亦遊也斯爲通論必逐字爲之說則轉失之泥矣

關市譏而不征

章句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

樾謹按趙氏所據本疑無市字故注文言關不言市也禮記王制篇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與此經大畧相同但此經無市廛而不稅一句文不備耳不當并關市爲一也荀子王制篇關市幾而不征國語齊語使關市幾而不征管子小匡篇同是他書固有有市字者後人據以增入孟子耳公孫丑篇關譏而不征注曰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以後證前益知此經市字之爲衍文矣或疑彼經文止言關故趙氏引此經亦去市字此不然也彼經上有市廛而不征一節若此經有市字則趙氏亦可引以爲證乃彼注但曰古者無征而不據文王治岐爲說然則此經之無市字明矣文十一年左傳正義引彼經亦作關市譏而不征夫彼分關市爲二節一則曰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一則曰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其不容并而爲一更屬顯然乃孔穎達引彼經亦誤增入市字蓋關市連文他書屢見遂牽連而書之此經市字之衍亦猶是矣

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樾謹按爾雅釋詁止待也論語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是待與止同義宣王問何以待之猶言何以止之故孟子告之曰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

正義曰孟子答齊宣以爲臣嘗聞有地但方闊七十里而能爲王政於天下者

樾謹按政與正古通用此政字當讀爲正爾雅釋詁正長也爲正於天下者爲長於天下也言湯由七十里而爲天下長也呂氏春秋君守篇既靜而又甯可以爲天下正高誘注曰正主也此言爲政於天下彼言爲天下正文異而義同正義謂爲王政於天下失之矣

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 公孫丑

章句曰行政於國其久如彼

樾謹按注義非也閔二年左傳君與國政之所圖也史記晉世家集解引賈逵注曰國政正卿也蓋古謂官長爲正昭二十九年左傳本正曰句芒杜注曰正官長也故樂官之長曰樂正酒官之長曰酒正其義並同國之正卿當謂之國正因正政古通用故亦謂之國政耳行乎國政者管仲在齊其位在高國之下而其號令能行乎高國定十年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何休解詁曰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管仲之行乎高國與孔子之行乎季孫皆所謂行乎國政也得君與行乎國政正相對得君見桓公

不疑行乎國政見高國不忌以爲行政於國失之矣
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
章句曰加猶居也
樾謹按趙訓加爲居非也加當讀爲假夫子假齊之卿相得
行道焉言假藉其位以行道也詩假樂篇假樂君子禮記中
庸篇引作嘉樂君子嘉字從加得聲嘉得通假則加亦得通
假矣
雖由此霸王不異矣
章句曰雖用此臣位而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
樾謹按公孫丑之意謂夫子假藉齊卿相之位以行其道卽
與由此而霸由此而王不異正極見其事之難也故曰如此
則動心否乎趙氏說此不明近解謂亦不足怪則轉不見其
任大而責重矣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
章句曰孟姓舍名施發音也
樾謹按孟施字也舍名也連言之曰孟施舍猶左傳稱孟明
視矣周官小司徒職曰凡征役之施舍鄉師職曰辨其可任
者與其施舍者然則名舍而字孟施名字正相應趙注以施
爲發聲義既未安近人或以孟施爲姓或以施舍爲名胥失
之矣
今夫蹶者趨者
章句曰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

倒顚倒之閒無不動心而恐矣

趮謹按趙氏之意謂蹶由於趨今夫蹶者趨者猶云大凡顚蹶之人皆是趨走之人蓋人之疾趨而行氣使之也而至於顚蹶則無不動心而恐矣故曰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若以蹶者趨者平列則其義轉不見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

章句曰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

趮謹按趙氏章句自此文至不當急欲求其福福字凡十見翟氏灝孟子考異曰古文福但作畐中筆引長形便類事舊本孟子當作必有畐焉故趙氏注之如此今按說文畐部畐

滿也竝非福古文若是畐字不當作福字讀之疑趙本直是福字耳後人不達福字之義見趙注首云言人行仁義之事遂改經文爲必有事初非因形似而誤也夫漢人孟子注存於今者止趙岐一家而又非若他經之尚有漢后經殘碑可以取證一二則經中文字舍趙氏將何從趙氏作福乃必舍而從作事之本非治經者所敢出矣雖然其字是也其義未必然也請據趙本之字以求孟子之旨福當讀爲副廣雅釋詁貳福盈也是副貳字古或作福也王氏念孫疏證引顏氏匡謬正俗之說謂當作福然副貳之義本從副之爲判而引申之說文無福字疑卽幅之俗字變從巾而從衣猶帚之或爲羣常之或爲裳耳漢尹宙碑位不福德魏大饗碑以福海

內欣戴之望竝是假幅爲副初非副貳之本字未可據顏氏之誤說以改廣雅之原文也此經云必有福焉而勿正猶云必有副焉而勿正周官太宰職曰建其正立其貳副卽貳也故與正相對何謂副上文所謂配義與道是也孟子之養氣其本在乎持志惟能持志以帥氣然後能自反而知其縮與不縮縮卽直直卽義故趙氏曰縮義也義則往不義則不往此孟子之養氣所以同符會子而異乎孟施舍之守氣也是故氣必配道與義然後可謂善養吾浩然之氣此必有副焉之說也若無所配卽無所副無所副則氣爲正矣於是不問其縮與不縮而徒曰雖千萬人吾往矣是孟施舍所爲能無懼者也不知持志而但知守氣是暴之也非養之也終歸於餒而已矣後之學者日誦孟子之書而不得其旨慕養氣之虛名而不知有持志之實學於是君臣朋友之間皆欲以氣勝之彼自謂吾養養吾浩然之氣也而不知其爲孟施舍之守氣也豈無忠孝廉節之事足以驚世駭俗要而論之終是以氣爲主義特襲而取之耳非集義而生之謂也集之言合也合之言配也集義卽配道與義配道與義卽必有副焉而勿正因訂一字之譌而通全章之義學者愼毋束古注於高閣也下文云心勿忘勿助長焉正示人以養之之法忘之云者不耘苗者也告子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近之矣其流弊極於莊列之槁木死灰佛氏之無心意觸發而止助之云者揠苗者也如黝舍之徒固不足道乃有

如孔子所謂匹夫匹婦之爲諒孟子所謂悻悻小丈夫者則三代以下雖學士大夫多中斯病而人倫之變從此多矣故孟子以宋人一喻極言助長之不可而終之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然則宜何如而可以無害曰以直養則無害以直養者以義養也直卽義也趙氏曰養之以義是也養之以義故能集義而生是卽配道與義之說亦卽必有副焉之說必如是而後無害必如是而後謂之善養學者知此則知養氣必先持志可使志動氣不可使氣動志而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不可亦無不可見矣

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章句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

樾謹按智與汙對文萬章篇曰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足見汙者不智智者不汙矣此文當於智字汙字畧逗之言三子者果明智耶則足以知聖人或汙下耶亦不至阿其所好經文本極分明趙氏不得其旨宋蘇洵有三子知聖人汙論則幷失其讀矣

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

章句曰天吏者天使之也爲政當爲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

阮氏校勘記出天使之也四字曰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是也

樾謹按趙氏所據經文疑本作無敵於天下者天使也故釋之曰天使者天使之也若經文是吏字何必定以使字說之乎沈同問燕可伐章爲天吏則可以伐之趙氏曰天吏天所使而曰天所使則此不直曰天使而曰天使之正趙氏之本文廖孔諸本無之字者非也天使之稱蓋古人恆言宣三年左傳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成五年傳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此兩傳竝有天使之文足徵古有此稱故孟子從俗而言也若謂左傳天使字不連讀乃天使人與己蘭天使人謂己則既云天矣何以又云余爲伯儵是知天使二字必當連讀孟子兩言天使卽可以左傳之天使說之古使吏二字亦或通用襄三十年左傳使走問諸朝釋文曰使本作吏是其證也古本孟子蓋亦有作吏者乃使之假字後人不曉天使之語改從作吏之本而又改趙注以從既改之經於是孟子原文不可復見幷天使之古語亦因以失傳矣

巫匠亦然

章句曰巫欲祝活人

樾謹按巫卽醫也楚辭天問篇化爲黃熊巫何活焉王逸注曰言鮌死後化爲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是巫醫古得通稱蓋醫之先亦巫也說文酉部曰古者巫彭初作醫是也故廣雅釋詁曰醫巫也巫之與醫對文則別散文則

通孟子所謂巫止是醫耳疾病自以醫爲主豈有舍醫而專言巫者趙注未得

善與人同舍己從人

章句曰能舍己從人故爲大也於子路與禹同者也

樾謹按趙氏之意似以人字卽指子路與禹言殊非經旨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兩句共爲一義蓋天下之理容有兩可者已與人各執一理而各成一善所謂善與人同也人情每是己而非人雖明知他人之善必不肯舍而從之執一而不能通斯狹矣惟舜不然善與人同則舍己之善而從人之善此大舜所以爲大也

寡人如就見者也

樾謹按者也猶云者耶古也耶二字通用陸德明經典釋文序所謂也耶無別是也齊王此言蓋設爲商度之辭若曰寡人如就見者耶則有寒疾不可以風故欲孟子來朝而見之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章句曰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正義曰以其心不欲朝王故往景丑氏家宿而已

樾謹按孟子既不欲朝王則竟歸其家可矣何必之景丑氏宿乎蓋宿於景丑氏者將朝王也將朝王而宿於景丑氏者便於造朝也古者卿大夫皆受宅於司里與公宮相近國語

魯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又欲弛郈敬子之宅韋昭注曰公欲毀之以益宮則其近於公宮可知矣孟文子之言曰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韋注曰言朝夕者不宜遠也郈敬子之言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今命臣更次於外爲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韋注曰言先臣惠伯受命於司里居此宅也以是二傳考之古卿大夫皆受宅於司里如後世賜第之比其宅必近公宮莊三十二年左傳公築臺臨黨氏杜注曰黨氏魯大夫此黨氏之家亦必與公宮近故公築臺得臨之哀十一年傳季氏使從於朝侯於黨氏之溝杜注曰黨氏溝朝中地名卽此黨氏矣孟子之宿於景丑氏蓋以景丑氏家距朝不遠故孟子宿此以爲明日造朝之地或孟子每朝王恆主其家未可知也儀禮鄉飲酒禮篇賈疏曰孟子不肯朝後不得已而朝之宿於大夫景丑氏之家是賈公彥正以不得已爲不得已而朝王但其必宿於景丑氏之故則自來未見及耳又按孟仲子之意欲使孟子卽以是日造朝而孟子必宿於景丑氏待明日乃朝者蓋其不得已而朝也所以踐仲子之言而不以是日造朝則仍所以明不可召之義且仲子固言之矣曰吾不識能至否乎則是日不造朝於仲子仍無失言之咎也

養弟子以萬鍾

章句曰使養教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

檛謹按如趙注則養弟子三字自爲句以萬鍾三字不成句矣此當以六字爲句蓋齊王之意以爲孟子卽不欲仕吾將用其弟子中賢者養之以萬鍾之祿使孟子得以安居齊國而諸大夫國人有所矜式也孟子仕齊其祿十萬蓋以孟子大賢故優隆之至其弟子則萬鍾足矣若猶是孟子一人而今昔縣殊如此豈齊王所能出之曰哉然萬鍾之祿已自不少陳戴以齊之公族且爲世臣而祿亦止萬鍾疑萬鍾是齊國卿祿之常額養之以萬鍾卽是使之爲卿故孟子曰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也自後人誤解養弟子以萬鍾句乃幷下文孟子之語不可曉矣

必求龍斷而登之

章句曰龍斷謂埠斷而高者也

檛謹按趙說龍斷不了疑非經旨也說文网部罶下引孟子登壟斷而网市利是龍字本作壟孫奭音義曰陸云龍斷謂岡壟斷而高者是陸善經正讀龍爲壟也惟於斷字尙未得解斷當讀爲敦敦與斷一聲之轉古得通用莊子逍遙遊篇斷髮文身釋文云斷司馬本作敦是其證也爾雅釋丘曰丘一成爲敦丘郭注曰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爲敦然則壟與敦皆土之高者說文土部壟丘壟也敦卽今墩字讀龍斷爲壟斷自得其義無煩申說矣

弟子齊宿而後敢言

章句曰齊敬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

樾謹按如注義則當云寢齊不當云齊寢趙注非也古寢與
肅通儀禮特牲饋食禮乃寢尸禮記祭統篇宮宰寢夫人鄭
注竝云寢讀爲肅然則齊寢猶齊肅也賈子保傅篇有司齊
肅端冕國語楚語故齊肅以承之竝以齊肅連文又或作齊
邃禮記玉藻篇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是也齊寢而
後取言正自言極其敬謹爾又按此人自稱弟子而孟子與
之語自稱長者與語樂正子同然則留行之客雖不知何人
要必孟子弟子之留仕於齊者若盆成括之流歟

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
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正義曰子思之於繆公師道也非求容者也故繆公無人於
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之於繆公臣道也則求
容者也故無人於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樾謹按孟子正義朱子謂邵武士人所作託之孫奭者其書
至鄙俚不足取而此數語獨爲明了孟子之意賴此而顯蓋
客既爲王留行則必欲孟子在晝少留而後自至齊國力言
於王使王復用孟子其所坐而言者雖不詳何語大旨如此
而已矣若然是孟子有人乎齊王之側也是爲孟子求容也
故孟子曰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蓋孟子在齊居師賓之
位師道也非臣道也柰何不爲子思而爲泄柳申詳乎況其
人自稱弟子顯是游孟子之門者而爲孟子說王尤不可矣
宜其絕之之深也趙氏解此章之義既未分明而後人又曲

爲泄柳申詳囘護於是其義益晦矣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章句曰彼時前聖賢之出是其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

樾謹按趙說是也彼一時此一時言其時之同也猶彼丈夫也我丈夫也言其人之同也下文云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卽承此而言惟其時可故孟子之時卽太公望散宜生之時又推而上之卽禹皐陶之時彼亦一時此亦一時非有異也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則孟子雖不得志於齊而固未嘗不豫也後人誤解彼一時此一時句遂謂孟子眞若有不豫色者殊失孟子之意乃東方朔答客難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則漢人已誤解此二語矣

不欲變故不受也

章句曰不欲卽去若爲變詭見非泰甚故且宿留心欲去故不復受祿

樾謹按趙氏以變爲變詭是也以不欲變爲不欲卽去非也孟子所以不受祿者正以既受之而旋辭之近於變詭故不受耳若如趙注以爲不欲卽去則與下句不屬矣

弔者大悅滕文公

樾謹按爾雅釋詁悅服也弔者大悅言弔者大服也孟子書悅字當訓服者甚多取之而燕民悅猶云燕民服也士則玆不悅猶云玆不服也悅與喜徵有區別如屋廬子喜屋廬子悅

兩字不可互易喜者因有閒可問而喜也悅者因既得其義而服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趙謹按顧氏炎武日知錄曰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爲此煩擾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顧氏此論殊爲有見然以爲是丈尺之不同則恐未然蔡邕獨斷曰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是三代之尺相去無幾而謂夏后氏之五十畝周人遂以爲百畝乎然則五十七十百畝之所以異何也曰此萊田多寡之不同也古者必有休而不耕之田以養地力謂之萊田周官遂人注曰萊謂休不耕者是也夏制民受田百畝而以五十畝爲萊田則民所耕者止五十畝故曰夏后氏五十殷制民受田百畝而以三十畝爲萊田民所耕者七十畝故曰殷人七十周制民受田百畝而萊田在其外遂人職曰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此鄉遂之制也大司徒職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

晦此都鄙之制也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卽以百畝爲萊田再易之地家三百晦卽以二百晦爲萊田惟不易之田無萊田與郊遂異而要之一夫歲耕百畝則無異也故曰周人百畝明乎此則知三代之田初無改易而特以萊田之多寡爲五十七十百畝之異制則顧氏所疑可以釋然矣

其實皆什一也

章句曰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

樾謹按三代取民之制曰貢曰助曰徹其名不同而其實皆什一趙氏此注最爲明了後人誤謂貢法什一助法九一則與孟子之文不合矣不知殷人助法非如下文所謂八家同井而中爲公田也蓋一井九百畝分授九家各以三十畝爲萊田休而不耕其所耕者七十畝七十畝之中各私其六十三畝而以七畝爲公田故助法亦什一也周人變而爲徹以九百畝分授九家一夫歲耕百畝上取十畝爲稅侯收穫之時命有司巡行田野就百畝之中任指十畝徹而取之故謂之徹此徹字卽以雍徹之徹祭畢而徹去之耕畢而徹取之其義一也蓋什一而稅百王所同夏之貢法至爲簡易然年有豐凶而額無增減則凶年獨在民而豐年常在君矣殷監於夏而變通之公者自公私者自私則年之上下君民所同無病於民然其弊也民必盡力於私田而公田或不治故周

又監於殷而變通之百畝之中亦以十畝爲公田而不豫定
其孰爲公孰爲私至臨時徹而取之則民自無從歧視矣易
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其斯之謂乎三代
遺制幸有孟子此數言存其大略又幸有趙氏此注足以發
明乃後人不就注文體會於是助徹之制俱失矣或曰然則
下文所謂八家同井中爲公田者何歟曰此孟子爲滕文公
所定之助法非殷人之助法也夫二猶不足魯哀公已云爾
矣況至戰國乎孟子因時制宜使國中用什一之法而野用
九一之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此
則九一非什一也故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所
謂九一而助者以九一行助法也助本什一茲則九一猶是

助也而非什一也是爲九一而助下文所言是也後人不達
孟子語意謂殷人助法本如是失之甚矣
又按經文明言請野九一而助而趙注謂孟子欲請使野人
如助法什一而稅之經文明言國中什一使自賦而趙注謂
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顯與經文相背趙氏之
謬不待言矣至鄭康成借孟子以說周人徹法考工記匠人
注引孟子此文而說之曰稅有重輕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詩
甫田篇孔氏正義又引鄭注而申明之曰周制有貢有助助
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
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此說雖巧然經文九一什一
對舉九一是九之一則什一自是什之一安得謂是什一而

稅一乎孔氏雖曲爲之說終不可通且載師云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古人制稅或以十夫計或以二十夫計未有以一十一夫計者奇零不齊可知其非古法矣恐疑誤學者附辨之於此

惟助爲有公田

樾謹按孟子言惟助爲有公田而夏小正曰初服於公田傳曰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是夏制已有公氏之名與孟子不合何也蓋嘗思之方夏之時禹平水土盡力溝洫而後成其爲田天下之田皆公田也民爲之耕而貢其十之一焉自上言之則此一者民所貢也自下言之則其九者皆君之餘也至殷人爲助法則七十畝之中止以七畝爲公田而其餘六十三畝皆私田矣至周人爲徹法則無公田矣然而曰雨我公田者徹法本從助法而變通之雖臨時徹取不先定其孰爲公私而百畝之中要有十畝是公田故公田之名在周初不廢也傳夏小正者誤以毀周之公田說夏之公田則誤矣夏制有公無私殷制有公有私周制寓公於私然噫嘻之詩曰駿發爾私則自上言之固以爲皆民之私田矣相沿既久遂不復知有公田之名使無大田之詩雖孟子亦何以徵之哉逮及嬴秦決裂阡陌井田遺制蕩然無存而蚩蚩之民各私其田矣王莽更名天下田爲王田不得買賣而適以致亂豈非古今之異勢乎

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

樾謹按慢之言漫漫也釋名釋言語曰慢漫也漫漫心無所限忌也文選甘泉賦指東西之漫漫李善注曰漫漫無厓際之貌是慢其經界者言經界不正漫漫然無厓際也莊子齊物論篇曰因之以曼衍釋文引司馬注曰曼衍無極也漢書楊雄傳曰爲其泰曼漶而不可知師古注曰曼漶無分別貌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案衍壇曼李善引司馬彪注曰壇曼平博也竝與此慢字義近字亦作縵漢書食貨志注曰縵田田不爲畛者也義亦同此矣

同養公田

樾謹按養猶事也同養公田言同事公田也養之爲事養古有此義萬章篇舜往於田章曰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不託諸侯章曰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語凡兩見而一作事舜一作養舜是養與事同孝經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養父母猶事父母也上文非野人莫養君子養亦事也

益烈山澤而焚之

章句曰烈熾也益視山澤草木熾盛者而焚燒之

樾謹按經曰烈山澤烈注乃以爲山澤草木熾盛者失經旨矣烈當作列禮記玉藻篇曰山澤列而不賦鄭注列之言遮列也列山澤而焚之蓋亦謂遮列山澤而焚之列烈古通用故烈山氏亦稱列山氏是其證也說文辵部迾遮

也是字本作迾列烈均假字又通作厲周官山虞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鄭司農曰厲遮列守之益之列山澤也亦猶是矣

君哉舜也

章句曰舜得人君之道哉

檢謹按君猶美也詩羔裘篇洵直且侯毛傳曰侯君也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文王有聲篇文王烝哉毛傳曰烝君也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是君與美義通故昭元年左傳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白虎通號篇曰皇君也美也竝其證矣君哉舜也猶曰美哉舜也說文羊部美從大與善同意詩桑柔篇鄭箋云善猶大也然則美亦猶大也孔子稱堯曰大哉稱舜曰君哉其意相近趙注未達其旨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章句曰曾子不肯以爲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皜皜甚白也

檢謹按江漢濯之誠哉潔白矣秋陽暴之則何潔白之有且贊聖人之德而但稱其潔白亦小之乎視聖人矣趙注非也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猶說卦傳云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此兩句正以相反而見相劑之妙惟濯之以江漢故秋陽暴之而不爍惟暴之以秋陽故江漢濯之而不濡孔子之聖所以化清和任之迹而集大成也曾子之稱孔子猶孟子之稱孔子也其下曰皜皜乎不可尚已說文無皜字古字止作皓

亦與浩通公孫丑篇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文選答賓戲篇作養皓然之氣是皓皓卽浩浩也尙書堯典篇浩浩滔天枚氏傳曰浩浩盛大楚辭懷沙篇浩浩沅湘王逸注曰浩浩廣大貌浩浩平不可尙已蓋言聖人之大也因字假作皓又變作皜後人以爲形容其潔白遂幷上兩句之義而失之矣

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

章句曰言儒者曰古之治民若安赤子正義曰儒者之道有云古之人治民若保安赤子者

樾謹按趙氏以曰字釋經文道字道猶言也此文十一字共爲一句猶云儒者之言古之人若保赤子也正義斷儒者之道四字爲句失之

如枉道而從彼何也

章句曰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乎

樾謹按此八字爲一句乃申明弗爲之意蓋比而得禽獸雖若匪陵如枉道而從彼何故弗爲也枉道而從彼卽以詭遇言未及正意趙說失之

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樾謹按此皆周霄語也周霄問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一傳引也傳曰公明儀曰皆周霄所引以爲言足矣無事繁稱博引也傳曰公明儀曰皆周霄所引以爲發問之地蓋周霄意中有此兩說故竝引之而先以三月無君則弔爲問又以出疆必載質爲問也自來以此數言爲孟

子所稱引失之矣

與鑽穴隙之類也

檢謹按 此句文義似未足孔氏廣森經學卮言曰與音歟絕句然於義亦未安與當訓爲如廣雅釋言曰與如也漢書高帝紀孰與仲多韓信傳孰與項王師古注竝曰與如也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孰與寡人乎郭璞曰與猶如也不由其道而往者如鑽穴隙之類也與訓爲如則文義自明矣

毀瓦畫墁

章句曰孟子言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爲也

檢謹按毀瓦畫墁對文成義如趙說則兩句不一例矣畫當讀爲劃說文刀部錐刀曰劃又曰刓劃傷也又曰劈剝也劃也是劃與毀義相近說文畫部畫篆下有古文畫又有古文劃劃從刀從古文畫則卽劃字也疑畫劃古同字故孟子書止作畫耳墁乃轂之誤或亦古字通用也說文車部轂衣車蓋也畫轂者劃傷其車上之轂也毀瓦以治屋言乃梓匠之事畫轂以治車言乃輪輿之事車之有轂猶屋之有瓦也故以竝言矣

葛伯仇餉

章句曰仇怨也言湯所以伐殺葛伯怨其害此餉也

檢謹按經文言葛伯仇餉不言仇葛伯害餉趙說非也尚書仲虺之誥篇枚傳曰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夫葛伯於餉者何仇特利其酒

食黍稻耳枚說亦非也今卽孟子文考之此言仇餉下文言爲匹夫匹婦復讎也仇讎異字明非同義此仇字當讀爲賓載手仇之仇詩賓之初筵篇賓載手仇鄭箋曰仇讀曰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釋文曰仇鄭讀爲斟音俱謂挹取酒然則仇與斟通有挹取之義葛伯仇餉謂挹取其餉也以仇怨釋之非其義矣

有攸不惟臣

章句曰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

樾謹按經言不惟而注言無不惟失經旨矣玉篇心部曰惟爲也尚書皋陶謨篇其惟帝臣枚傳曰其爲帝臣是惟之訓爲經有明文不惟臣與其惟帝臣義可互明有攸不惟臣者攸語詞言有不爲臣也有不爲臣故武王東征也朱子集注本竟作不爲臣與古本不合然其義是也義從今作爲字從古作惟斯兩得矣

侵于之疆

樾謹按之與其同侵于之疆者侵于其疆也呂氏春秋音初篇或曰后來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高誘訓之爲其是其證

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

章句曰陽貨大夫也孔子士也

樾謹按陽貨乃季氏家臣而謂之大夫毛氏奇齡四書賸言

曰季氏家臣原稱大夫季氏是司徒有下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此說得之襄九年左傳曰鄭六卿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夫不直曰大夫而曰其大夫則知所謂大夫者乃六卿之私屬故與門子竝言門子者其適子大夫者其屬大夫也此卿之私屬得有大夫見於左傳之明證又文十二年傳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杜注曰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陽貨在魯亦其比矣孔子是時殆猶爲委吏乘田乎考之周官地官有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卽趙注所謂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又有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卽趙注所謂乘田園囿之吏也魯季氏爲司徒委人囿人正其所屬是孔子爲季氏所屬之大夫故陽貨得以大夫之禮自居而孔子亦以大夫之禮事之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引禮記玉藻篇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謂陽虎瞰孔子之亡而饋蒸豚是用敵者之禮周氏柄中辨正曰此記上言酒肉之賜弗再拜下言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孔疏云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陽貨饋豚正所謂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故必瞰亡而來非以敵體之禮而然也然則全氏讀禮殊涉麤疏益知毛氏所言塙不可易矣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章句曰知我者謂我正王綱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

樾謹按時人見彈貶者無非亂臣賊子而已豈足輕重譬如士師執罪人而殺之其人亦必怨士師而爲士師者豈宜以其人爲罪我者乎趙說非也知我罪我皆以後世讀春秋者而言春秋有天子之事孔子固明以天子之權予魯故公羊家有王魯之說而爲左氏之學者深非之然則如何休者知孔子者也如杜預者罪孔子者也彼謂春秋必不斥周王魯而孔子之春秋實是斥周王魯彼謂春秋必不褒貶天子黜陟諸侯而孔子之春秋而實則罪孔子也乃孔子之意固甚有罪矣雖名爲治春秋實是褒貶天子黜陟諸侯然則孔子望後世有知我者亦未始不望後世有罪我者何也孟子之論伊尹也有其志則可無其志則篡古聖人之事若湯武之放伐周公之居攝孔子之作春秋皆當以是觀之是故知我罪我聽之後人孔子之意微矣

周公兼夷狄

章句曰周公兼懷夷狄之人

樾謹按上文言周公誅紂伐奄戮飛廉滅國五十無兼懷夷狄之事下文又引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然則趙氏以兼夷狄爲兼懷夷狄之人殆失之矣兼之言絕也考工記輪人曰外不廉而內不挫鄭注曰廉絕也說文火部作燫曰火燫牙外不燫又水部濂薄水也一曰中絕小水是從兼之字竝有絕義周書武稱篇爵位不謙不謙即不絕也說詳周書周公兼夷狄蓋謂屏絕之故與驅猛獸

並言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九十三終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 校

羣經平議三十三　德清俞樾蔭甫著

孟子二

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離婁

樾謹按此當以夫字斷句仁不可爲衆也夫蓋孔子讀詩而歎之也下乃釋其義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宣十二年傳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襄二十四年傳曰愷弟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皆引詩而詠歎之與此正同

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章句曰國先自爲可誅伐之政故見伐也

樾謹按趙氏蓋以國無自伐之理故云先自爲可誅伐之政然其義迂矣說文人部伐敗也藝文類聚武部引春秋說題辭曰伐之爲言敗也然則國必自伐言國必自敗也正與自侮自毀一律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

章句曰如七年病而卻求三年時艾

樾謹按此承雖欲無王不可得矣而言喻當今之世行仁政而王者之易也假使病者不過三年而艾必以七年爲期斯無及矣今病者尚可七年而艾乾三年卽已可用則何爲而不畜乎趙注似失之至三年七年乃古人恆語古凡言數者必三五七如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則以五與七言三年之艾七年之病則以三與七言蓋數極於九至十則復爲一矣五其中數也自一至五則三爲中數自五至九則七爲中數大戴記明堂之制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亦以七五三爲中卽此義也故古人舉得半之數則曰五不及乎半則曰三過乎半則曰七易曰三日不食又曰七日來復又曰七日得詩曰其實七兮其實三兮又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又曰五日爲期論語曰三年有成又曰比及三年又曰善人教民七年皆是也若至少之數不可以三言者則曰一如一鉤金一杯水是也至多之數不可以七言者則曰九如九合諸侯叛者九起是也左傳五侯九伯五者舉其中數九者舉其極數也後

人不達古語凡言數者必求其義斯鑿矣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

章句曰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訧

樾謹按音義出足閒二字是孫宣公本下句無與字據阮氏校勘記則岳孔韓本皆然俗本因上句而妄加與字非也兩句既不一律其義亦必不同趙氏所說殆失之矣適當讀爲敵論語里仁篇無適也釋文曰鄭本作敵禮記玉藻篇敵者不在釋文曰敵本作適是敵適古通用人不足與敵者爲人君挾貴以驕士而士之道義不足以敵之也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孟子曰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若是者

謂之足與敵人者不足與敵則奉令承教而已故曰政不足閒也閒猶與也莊十年左傳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昭二十六年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杜注竝曰閒與也此閒字義與彼同言不足參預也下文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別乎人而言之正所謂足與敵者若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能格君心之非

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章句曰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

樾謹按趙氏二說義均未安無責耳矣乃言其不足責也猶曰若而人者吾無責焉爾孔子稱君子欲訥於言又曰仁者

其言也訒若輕易其言則無以入德矣故以不足責絕之也

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章句曰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餔啜也樂正子本

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言不意子但餔

啜也

檮謹按趙以不行其道爲餔啜是也謂隨從貴人無所匡正

非也孟子與子敖同使且未嘗與言行事樂正子偶從子敖

而來豈必責其有所匡正乎蓋樂正子孟門高弟固亦以行

道爲志其從子敖來乃欲因以行其道也夫衛卿可得之言

子路猶且以告樂正子之賢未及子路其從子敖來亦無足

怪然孟子在齊尚不得行其道於樂正子何有卽使得仕於

齊亦徒享萬鍾之奉而已故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

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近今說此章者皆謂樂正

子之從子敖不過藉省道路資糧之費故孟子以徒餔啜責

之夫自魯之齊相距甚近所費幾何爲此說者徒欲回護樂

正子而不知其視樂正子也反陋矣朱注云言其不擇所從

但求食耳是亦未嘗明指所食者爲道路資糧也

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

章句曰搏執其族親也

檮謹按臣已去矣而又曰搏執之故趙氏以爲搏執其族親

其實非也此對上文導之出疆而言謂君使封疆之吏搏執

之也搏執之則不得去矣或其臣有如伍員之橐載而出昭

關者是不可得而搏執也於是其君又極之於其所往若晉
錮欒氏之比矣
中也養不中
章句曰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
樾謹按中當讀若從容中道之中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篇
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若不中道則養之孟子語意正與
此類趙注非也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樾謹按此迹字卽車轍馬迹之迹周制十二年一巡守至方
岳之下朝諸侯於明堂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是天下皆有
王者車轍馬迹焉巡狩之禮廢而王者之迹熄於是太史不

復陳詩而詩亦從此亡矣所謂亡者非無詩也其時士大夫
固亦作之且傳播之是故春秋時所賦之詩多出東遷以後
而孔子刪詩亦有取焉然王者不省方太史不陳詩則有詩
而不收詩之效雖謂之詩亡可矣何也昔日之詩王者所陳
而觀之者也黜幽陟明章善癉惡皆於此乎在焉此日之詩
聽其自作自傳莫之觀也雖復憂時感事陳古刺
今空言而已矣奚益哉孔子曰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卽因詩亡而作春秋之旨詩空言也春
秋行事也孟子推春秋之作而上溯之迹熄詩亡殆孔氏之
遺言矣
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樾謹按孔子作春秋其文其事本之舊史其義則所謂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孔子何所取之哉取者爲也廣雅釋詁曰取爲也卽此取字之旨竊取之猶言私爲之孔子蓋曰其義則丘私爲之也後世治春秋者不信三科九旨諸說而但曰經承舊史史承赴告則止有其事其文而孔子之義付之悠悠矣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樾謹按荀子性惡篇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楊注曰故猶本也言禮義生於聖人矯僞抑制非本生於人性也孟子言性善則人性本有禮義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猶曰但言其本然者足矣與荀子之語正相反荀子又引舜之言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嗜祿盈而忠衰於君蓋以證人性之惡乃自孟子言之則孝也信也忠也是其故也妻子具而孝衰嗜欲得而信衰嗜祿盈而忠衰非其故也無失其故斯可矣故又曰故者以利爲本言順其故而求之則自得其本也孟子論性大旨具見於此

又從而禮貌之

章句曰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

樾謹按禮當爲體周易繫辭傳知崇禮卑蜀才本禮作體詩谷風篇無以下體韓詩外傳體作禮是古字通也戰國策齊策令人體貌而親郊迎之漢書賈誼傳所以體貌大臣而厲

其節也此體貌二字之證桓十四年穀梁傳察其貌而不察
其形范甯注曰貌姿體是貌與體義亦相通古人言容貌亦
言容體故以體貌連文荀子大畧篇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
面使之而勿貌楊注曰面貌謂以顏色慰悅之體貌亦猶是
矣二字平列如趙注則當云禮之以貌不當云禮貌之也告
子篇禮貌未衰又曰禮貌衰凡言禮貌者竝當讀爲體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章句曰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
樾謹按孟子論匡章止言子父責善不及他事卽趙氏所謂
子父親教者亦自據孟子易子而敎之義於匡章事固無考
也乃戰國策有所謂章子者齊策曰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
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又曰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燕策
曰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止稱章
子不稱匡章無以知其爲卽孟子所與遊者也徒以齊策有
章子之母爲其父所殺一事遂從而附會之謂孟子之匡章
卽其人也今按齊策所載威王之言曰章子之母啟得罪其
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之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
之强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
也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敎而死夫不得父之敎
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此與孟子所謂子父責善者
了不相涉若匡章果有此事則是遘人倫之大變豈惟責善
而已乎高誘注戰國策初不以章子爲卽匡章呂氏春秋諭

大篇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注曰匡章乃孟軻所謂通國稱不孝者夫呂氏春秋注與戰國策注竝出高誘一人之手乃引孟子以證呂氏春秋之匡章而不引以證戰國策之章子是高氏之意固不以匡章章子爲一人矣且匡章難惠子事見呂氏春秋愛類篇其文曰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又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以此數語觀之匡章蓋齊之處士亦是高尚其志者故見惠子王齊王而非之又若頗不滿意於齊王之用兵不休者若是章子則歷事威宣兩朝爲齊大將屢從戎事其必不爲此言明矣莊子盜跖篇匡子不見父釋文引司馬彪云匡章諫其父爲父所逐終身不見父此事見孟子夫曰見孟子而不云見國策則自唐以前固無匡章即章子之說未可據姚宏吳師道之說爲定而轉使孟子子父責善之本旨爲之不著也

好色人之所欲萬章

樾謹按好乃妃字之誤漢書賈誼傳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注曰妃色妃匹之色大戴記保傳篇同賈子新書作好色字之誤也此云好色人之所欲其下云人悅之好色富貴又云知好色則慕少艾好字竝當作妃妃色蓋古語孟子貫子竝有知妃色之文後人不達古語而改爲好色失之矣

出從而揜之

章句曰舜入而即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其井

樾謹按出者舜也搶之者瞍也從而二字文義不合矣竊謂出者非舜出也乃出井中之土也蓋舜入井後井中之土必瞽瞍與象鏟而出之瞍與象卽以所出之土搶舜於井故曰從而搶之也然則舜何以得免曰史記載之甚詳蓋必古傳記之詞萬章約舉其文於完廩也不及舜以兩笠自捍而下之事於浚井也不及舜從匿空中出去之事蓋萬章之問惟在象欲害舜故其事有所不必備也趙氏解捐階爲捐去其階已得其義矣又一說云捐階舜卽旋從階下蓋因誤解出字故爲此說以配之其義甚晦僞孫疏反以後說爲勝非也

弤朕

注曰弤彫弓也天子曰彫弓

樾謹按音義曰弤都禮切丁音彫義與琱同若依趙注則但從丁公著音彫足矣乃必先出都禮切一音者蓋孫宣公之意不以趙注爲然也玉篇弓部弴丁幺丁昆二切天子弓也弤同上書弓也又丁禮切舜弓名是弤有丁幺丁昆丁禮三音音丁幺丁昆者皆天子之弓詩行葦篇敦弓既堅毛傳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然則丁幺切者從趙注讀如彫也丁昆切者從毛傳讀如敦也至丁禮切則爲舜弓名別是一義孫蓋從舜弓之義故音都禮切都禮卽丁禮也舜是時未爲天子安得用天子之弓然則顧野王音丁禮切而訓爲舜弓必有所受之矣至近世學者相承讀都禮切而仍從趙注以爲雕弓是又兩失不可不知也

故君子可欺以其方

章句曰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

樾謹按禮記樂記篇樂行而民鄉方經解篇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鄭注竝曰方猶道也然則可欺以其方卽是可欺以其道下云難罔以非其道非其道卽是非其方方與道一也變文以成辭耳趙以事類釋之非是

封之有庳

樾謹按舊說以有庳爲今永州府零陵縣誠爲太遠先儒疑焉漢書鄒陽傳作封之於有卑水經淮水篇曰淮水東過期思縣北又東北淯水注之水出弋陽南垂山西北流歷陰山關西北出山又東北流逕新城成東又東北得詔虞水口又東北注淮竊疑卑乃淯之假字有淯之國蓋以淯水得名所謂詔虞水者殆象之遺跡乎詔虞者朝虞也詔字古止作召劉向九歎遠逝篇朝四靈於九濱王逸注曰朝召也是朝召聲近義通象自其國而朝於虞經臨其地因有朝虞之名矣有卑之封似當在此漢書武五子傳又作有鼻據說文水部有淯淯二篆淯爲水名淯爲水暴至聲疑淯淯古同字淯從卑聲淯從鼻聲鼻聲卑聲卽卑聲也書有鯀簡耳鄒陽傳作有卑者淯之省也武五子傳作有鼻者淯之省也古文從省不加水旁實一字矣孟子書作庳則是痺之誤字痺亦從卑聲也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章句曰舜既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舜

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以是解咸丘蒙之疑

樾謹按趙氏以瞍亦信知舜之大孝釋瞽瞍亦允之義是於

允字絕句若字屬下讀古也邪二字通用若是猶爲父不得

而子也猶曰舜敬事嚴父若是尚爲父不得而子邪正所以

解咸丘蒙之疑荀子正名篇其求物也養生也弱壽也楊倞

注曰也皆當爲邪孟子七篇亦往往有此告子篇冬日則飲

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盡心篇殺人之父者人

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也字

竝當作邪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東晉古文尚書竊其語

入大禹謨篇而以允若連文蓋由不達古語故誤讀孟子耳

江氏聲作尚書集注曰孟子既引此經遂言曰是爲父不得

而子也則未免於爲先入之言所惑矣

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於人

章句曰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取於人也

樾謹按趙氏蓋讀介爲芥故以爲草然非古義也一介即一

个也儀禮大射儀搢三挾一个鄭注曰个猶枚也个介實一

字乃隸體之變介音古拜反轉而爲古賀反後人妄分介个

爲二遇讀古拜反者作介讀古賀反者作个誤也王氏引之

經義述聞通說立七證以明介个爲一字當從之孟子介字

即禮經个字因趙以一介草釋之故得存其本字耳一枚之

物不輕取與非必以草言且孟子立言必有典則士虞禮特

牲饋食禮及少牢饋食禮下篇竝云俎釋三个國語齊語云

鹿皮四个是物數言若干个乃古人通語經傳明文豈有以草與人及取於人者乎

天誅造攻自牧宮

章句曰造作可攻討之罪甚爲不詞昭三十一年左傳曰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杜注曰攻猶作也葢攻訓治故亦訓作詩靈臺篇庶民攻之毛傳曰攻作也梁惠王篇引此文趙注曰民竝來治作之葢卽用傳義而又加治字以申明攻之所以訓作也造攻猶造作言天所以降誅罰者由桀自於牧宮造作其罪耳

主癰疽

章句曰癰疽癰疽之醫也

樾謹按癰疽說苑至公篇作雍睢史記孔子世家作雍渠韓非子作雍鉏字竝是雍孟子書作癰疑是假借字僖十七年左傳雍巫有寵於衞其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杜注曰雍人名巫正義曰周禮掌食之官有內雍外雍此人爲雍官名巫而字易牙竊疑癰疽亦雍人也癰讀爲雍乃其官也疽其名也雍疽寺人瘠環猶雍巫寺人貂矣戰國策曰衞靈公近癰疽高誘注曰孟子有其人葢醫之幸者望文生訓失與趙同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

樾謹按何氏焯讀書記謂此當以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九

字爲句去謂去位也之秦二字自爲句屬下讀方與史記虞
晉走宛諸事合然眞德秀四書集編趙順孫四書纂疏所載
經文竝作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是南宋時舊本有無秦
字者據下文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亦無秦字疑此秦字
直衍文耳百里奚事在孟子時已不甚可考今以孟子書爲主
參以史記葢奚知虞之將亡先去而之宛宛今南陽府南陽
縣是時屬楚晉之滅虞也齊霸將衰而楚方盛奚之走宛殆
有意於用楚乎然以羈旅之人資用匱乏或出其餘智買賤
賣貴逐什一之利故孟子有舉於市之說說苑臣術篇云賈
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皮使將鹽車之秦此說雖不足信然
孟子明言舉於市則將鹽車事固宜有之史記孟荀傳伊尹
負鼎而勉湯百里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然則所謂飯牛者
即其將鹽車時事書云肇牽牛車遠服賈百里奚之食牛正
舉於市之塙證非如或說云云也其後不知以何事爲楚鄙
人所執於是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史記載其事曰繆公聞
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
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此乃當時實
事也不然何以有五羖大夫之號至孝公時猶見稱於趙良
之口乎媵臣乃託辭據左傳曰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
秦穆姬是虞君且爲媵雖謂其臣皆吾媵臣無不可矣楚人
受秦五羖羊皮而以百里奚予秦是楚人固以五羊之皮當
百里奚之值謂之曰鬻亦無不可然楚人鬻之非百里奚自

鬻之也後世傳訛因有自鬻之說孟子據理斷之以爲不然而不復詳述其事之顛末千載而下以意推測儻有得乎

金聲而玉振之也

章句曰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

樾謹按集注曰先擊鎛鐘以宣其聲後擊特磬以收其韻若然則當云金聲之而玉振之也於文方足如謂下有之字則上可省然下文又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是可知玉振下必當有之字金聲下必不當有之字矣蓋此句之義趙注得之所謂金聲而玉振之者以金聲始洪而終殺必以玉聲振揚之此之字卽指金聲而言伯夷伊尹柳下惠亦金聲也而不能以玉振之則始洪而終殺矣惟孔子金聲而以玉振之是以始終如一而爲集大成也

章句曰夫射遠而至爾力也

用巧意乃能中也正義曰其射至於百步之外是人之力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其所以中的者非人之力以其人之巧耳

樾謹按上文以巧譬智以力譬聖此云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則似所重者反在巧與上喻意不合矣王若虛孟子辨惑載呂東萊策問進士云孟子論孔子集大成譬之金玉則智始而聖終譬之巧力則聖至而智中以智爲尚則害前說以聖爲尚則害後說是先儒於此固已致疑乃尋繹趙注則經文兩爾力皆就伯夷伊尹柳下惠三子說蓋謂三子所以能

至者力也三子所以能中者非力也巧也三子之力足以至故不失爲聖三子之力不足以中故不能爲時改而爲清爲任爲和是不能以力中而以巧中趙氏所謂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是也若孔子則至以力中亦以力不必以巧見長此孔子所以遠過乎三子也如此說則與上喻意一貫而東萊所疑亦不言而解矣由正義不能發明趙注之意故啟東萊之疑而王若虛幷欲改經文爲智譬則力聖譬則巧何其謬歟

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章句曰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

樾謹按近來說此經者皆以無獻子之家爲忘人之勢然下文不云若有獻子之家而云亦有獻子之家亦者亦獻子也謂獻子有而五人亦有也然則無獻子之家自謂五人無獻子之富貴非謂其視之若無矣當以趙注爲長惟趙以不與之友爲不與獻子友此殆不然四句反覆申明與之友卽與此五人者友仍以獻子言不以五人者言見獻子所友皆寒素之士若使其亦有獻子之家獻子轉不與友矣蓋所重在獻子之友五人而不在五人之友獻子下文引費惠晉平兩事亦然可知趙注之誤

費惠公曰

樾謹按顧氏炎武日知錄曰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注曰滑國都於費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即季氏之後而僭稱公者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主其說乃以左傳求之魯亦有兩費季氏之費今山東沂州府費縣是也若隱元年傳費伯帥師城郎此又一費今兗州府魚臺縣西南有費亭東北有郎城費伯城郎是其地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引高氏地名考曰費讀如字與季氏費邑讀曰祕者有別乃陸德明釋文於隱元年傳亦音祕蓋已混兩費而一之于欽齊乘謂費本伯國姬姓魯懿公之孫後爲季氏邑此說雖誤然即其說知費伯之費昔人固有以爲國名者蓋費伯以公孫別封於費若晉成師鄭大叔之比因城郎而居之與鄆郚諸國竝爲魯附庸徒以無事故不經見而入戰國後猶以魯費竝稱所謂費惠公者殆其苗裔乎其後國亡而子孫遂以郎爲氏見廣韻或疑郎爲魯地屢見經傳若如此說則爲費國之都矣尚得爲魯地乎不知魯有二費亦有二郎魚臺之郎去曲阜約二百里而桓十年齊衛鄭來戰於郎公羊傳曰吾近邑也其非一地明矣說詳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

亦饗舜

章句曰堯亦就饗舜之所設

樾謹按趙解亦字非也列子黃帝篇二者亦言張湛注曰亦

當作易論語述而篇五十以學易禴文曰魯讀易爲亦是亦易二字古通用素問氣厥論謂之食亦王砅注曰食亦者食入移易而過不生飢膚也亦易也又骨空論易髓無空注曰易亦也竝其證矣亦饗舜者易饗舜也葢猶是堯之饗舜耳乃今日堯自爲主明日使舜爲主是易而饗之矣故曰迭爲賓主

生之謂性告子

樾謹按白虎通性情篇曰性者生也禮記樂記篇鄭注曰性之言生也故性與生古字通用荀子禮論篇天地者生之本也大戴禮禮三本篇生作性戰國策秦策生命壽長史記范雎傳生作性竝其證也生之謂性猶云性之謂性故孟子以白之謂白破之上字作生下字作性猶公孫丑篇有仕於此作仕夫士也作士彼士仕同字此生性亦同字告子此說即所謂無善無不善者其意若曰所謂性者止是性而已矣論者但當就性言性其善其不善皆非性中所有不必論也此是告子論性之本旨故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上文杞柳湍水之喻皆從此出

異於白馬之白也

樾謹按此句上白字當一字重讀葢先折之曰異於白下乃云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云云則申說其異之故也古書自有一字重讀之例考工記輈人曰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賈疏曰依後鄭利準不重讀據此則經文利準二

字本無重文先鄭特就本字重讀之故後鄭可以不從也明乎古書之一字可以重讀則此句之義自明而亦不必疑其有闕文矣

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章句曰紂爲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使能此二子爲不仁

樾謹按史記微子是紂庶兄比干則但云紂之親戚如孟子此文則是微子比干皆紂父帝乙之弟矣與史不合顧氏日知錄曰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竝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夫舉兄之子何足以該弟此論殊不可通據趙注云紂爲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疑趙氏所見經文作以紂爲兄弟且以爲君弟字誤爲之子二字非特不合史記卽以趙注按之亦自不合矣朱子集注云疑此或有誤字殆已見及此因無左證不敢質言耳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

章句曰若順也性與情相爲表裏

樾謹按性與情若果有表裏之分則公都子所舉三說皆自論性孟子何獨與之言情乎蓋性情二字在後人言之則區以別矣而在古人言之則情卽性也呂氏春秋上德篇此之謂順情淮南子本經篇人愛其情高誘注竝曰情性也下章孟子言牛山之木則曰此豈山之性也哉其言人則曰是豈

人之情也哉然則性情一也以六書而論性從心生聲情從心青聲而青亦從生聲故從生從青之字於義得通釋名釋兵曰旌精也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爰精目旌從生聲精從青聲古字通用而謂性之與情若冰炭之異此必不然矣荀子正名篇曰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此蓋古義如此孟子之於荀子不能有異特自孟子言之性善而情亦善自荀子言之性惡而情亦惡此則其說之異也荀子性惡篇引舜之言曰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楊倞注曰引此亦以明性之惡是可見古人言性必言情孟荀雖異要未嘗區區與情而二之也白虎通情性篇以仁義禮智信爲五性喜怒哀樂愛惡爲六情夫無喜怒哀樂愛惡則仁義禮智信於何見之惻隱之心仁也獨非愛乎羞惡之心義也獨非惡乎孟子以惻隱爲仁羞惡爲義正是以情見性若如白虎通之說則仁義屬性惻隱羞惡屬情不可合矣此說也蓋襲禮記而失之禮記禮運篇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行臣忠十者謂之人義夫以人情對人義非以人情對人性則人情卽人性也蓋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故此七者謂之情可也謂之性亦可也後人不達此義妄有五性六情之說遂以性情分屬陰陽而孟子此章之旨晦矣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檇謹按而猶則也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則不知求猶下章云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也而與則義同故古書每以而則互用墨子明鬼篇非父則母非兄而姒史記欒布傳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竝其證也此文上句用則字下句用而字亦猶是矣此之謂不知類也

章句曰類事也

檇謹按類之言比類也禮記月令曰必比類國語周語曰象物天地比類百則比類蓋古語猶今言比例也周語又曰度之天神比之地物類之民則方之時動是重言之則曰比類單言之則或曰比或曰類易繫辭傳曰以類萬物之情襄九年左傳曰晉君類能而使之皆此義也不知類言其不知比類注訓爲事未得其旨

比天之所與我者

章句曰比方天所與人情性

檇謹按比之言次也周官世婦職比其具鄭注曰比次也宰夫職比官府之具注曰比校次之又儀禮大射儀遂比三耦注曰比選次之也竝與此比字義同蓋心與耳目皆天之所與我者必比次之然後知其孰爲大孰爲小然後能先立乎其大下文先字正從比字生出趙氏以比方釋之其義不顯後人遂誤改作此字矣

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

樾謹按不能勝一匹雛之人安能舉百鈞故閻氏若璩釋地三續引陳幾亭之言謂孟子言辭小失乃以經文尋繹之孟子此言固無失也蓋此節之義全在今曰二字以不能勝匹雛之人而今曰舉百鈞是非必果能舉也卽此舉百鈞之言已可爲有力人矣曹交自謂食粟而已此與力不能勝一匹雛者無異今一旦奮然曰吾爲堯吾爲舜是亦爲堯舜矣故曰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孟子之言本是明了但舉烏獲之任句省一曰字若作然則曰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其意便顯孟子因上文已有今曰字故此省之不謂後之學者并上今曰字而亦忽畧讀過也

公儀子爲政

章句曰公儀休爲執政之卿

樾謹按閔二年左傳君與國政之所圖也史記晉世家集解引賈逵注曰國政正卿也然則爲政卽爲國政言爲正卿也政正古通用爾雅釋詁正長也公儀子爲政乃正長之正非政事之政下云子柳子思爲臣臣與政相對猶離婁篇曾子師也子思臣也臣與師亦相對也趙不知政爲正之假字而以執政釋之非是本篇又云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爲政之義亦與此同猶魯欲使慎子爲將軍也曰正曰將軍竝以位言趙注曰魯君欲使之執政於國亦失之矣

子柳子思爲臣

章句曰子柳泄柳也子思孔伋也二人爲師傅之臣

樾謹按子思乃穆公所尊禮觀公孫丑篇可知子思與泄柳申詳分量迥殊而此乃以竝稱且以子思居子柳之下卽孟子本書證之已自不合矣據鹽鐵論相刺章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柳子原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其文卽本之孟子疑古本孟子作子柳子原非子思也爲臣與爲政相對爲政謂爲正卿爲臣謂爲庶職也趙因子思大賢不宜以官守屈之故曰爲師傅之臣離婁篇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師之與臣大有別矣何不曰爲師而曰爲臣乎若知子思是子原之誤則不必爲是曲說矣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

章句曰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

樾謹按孔子以微罪行之旨惟趙氏得之此注當以燔肉不至我爲句黨字屬下讀黨猶儻也儻者或然之詞古書每以黨爲之漢書伍被傳黨可以微幸墨子法儀篇黨皆法其君奚若竝其證也趙氏述孔子之意以爲燔肉所以不至我者儻我從祭之禮不備故有微罪乎於是卽引爲己罪而去所謂不欲爲苟去也僞孫疏誤以我黨二字連讀故注意晦而經意亦晦矣閻氏若璩釋地續曰孔子不欲其失純在君相己亦帶有罪焉其所謂有罪卽在不稅冕而行一句冕原祭

服今也戴於道路間何非罪乎史記世家師已送曰夫子則無罪觀此似孔子當日自認一罪名而行千載以下猶可以情測今按閻氏引師已之言爲證最爲得之而以不稅冕實孔子之罪則大謬矣豈有孔子之聖而躬冒不韙者乎且不稅冕而行極言其行之速非因不稅冕而後行也如閻氏此論設有人問孔子何以去魯者將以不稅冕告之乎又問何以不稅冕而行則將何以對是仍爲苟去矣趙注具在而學者讀之不審致滋妄說故具論之

則六師移之

章句曰移之就之也

樾謹按移當讀爲陊廣雅釋詁陊墮也訓壞是陊與墮義相近墮卽墮字故集韻曰陊或作墯然則六師陊之猶六師墮之蓋毀壞其都邑若春秋所書帥師墮郈帥師墮費之類是也因假移爲陊而注者以本字讀之遂失其旨矣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盡心

章句曰天民知道者也可行而行可止而止

樾謹按如注義則經文達字疑道字之誤章句亦曰天民行道趙氏所據本必是道字也

四體不言而喻

樾謹按此句之義殊不可曉若謂四體不言而人自喻則四體豈能言者若謂我之四體不待我言而喻我之意則凡人皆然豈必君子據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引孟子曰君子所

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睟然見於面不言而喻應古甫
華林園集詩李善注引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信根於
心施於四體不言而喻兩文不同然不言而喻上皆無四體
字疑古本孟子四體二字不疊也若謂古人引書或以意增
損不足據則何以劉李二人如出一手乎且如李所引有信
字而劉所引卽無之蓋以意增損必不能同乃兩人所引皆
無四體字則是古本如此矣

易其田疇

章句曰易治也

樾謹按易者所以休地力也周官大司徒職不易之地家百
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鄭司農云不易
之地歲種之地厚故家百晦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
故家二百晦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晦是地有
一易再易之分易其田疇謂此也不易之地惟都鄙有之若
遂人所掌郊甸之制上地亦有萊五十晦則亦非不易矣蓋
休而不耕故地力有餘多黍多稌實由於此乃先王制民之
產之精意若如趙氏訓易爲治則是憂百畝之不易者農夫
也非聖人治天下之道矣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樾謹按此數語蓋承上文而更進一義言食而弗愛愛而弗
敬固不可矣然恭敬亦不可無實故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
也言未以幣交之時有此恭敬之心已足多矣若既以幣交

則當用其言行其道乃爲有實告子篇曰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與此文正相發明迎之致敬以有禮所謂恭敬也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恭敬而無實矣君子不可虛拘故去之也

若崩厥角稽首

章句曰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

樾謹按此當以六字爲句厥角稽首相對成文漢書諸侯王表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應劭曰厥者頓也角額角也稽首首至地也視趙注更簡而明若崩厥角稽首乃倒句若順言之則當云厥角稽首若崩蓋商眾一聞武王之言無不厥角稽

首若山冢之猝然而崩也李善注文選邱希範與陳伯之書王元長曲水詩序陸佐公石闕銘三引孟子並作百姓若崩厥角不連稽首二字則雖未失其義而失之固無怪矣

是故得乎邱民而爲天子

章句曰邱十六井也

樾謹按廣雅釋詁曰區小也邱與區古同聲而通用邱民猶言小民必以十六井釋之非是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章句曰能行仁恩者人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

樾謹按合而言之道也六字爲一句此章直是孟子解說仁字之義禮記中庸篇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說文人部仁親也從人二段氏玉裁注引鄭注而釋之曰人偶猶言爾我親密之辭故其字從人二阮氏元揅經室集又從而推闡其義引曾子制言篇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發明相人偶之說明乎此然後孟子此章可得而言矣蓋仁也者人也乃孔門相傳之故訓也然仁卽是人何以又製此從人從二之仁字故釋之曰合而言之道也夫我一人也人一人也仁於何有必我與人相親人與我相親而後仁在其中焉此卽相人偶之義亦卽仁字從人從二之意

別乎我而爲人此分而言者也并人我二人而爲仁此合而言者也故曰合而言之道也趙氏誤斷合而言之四字爲句道也二字爲句則其義不可通遂有增數語於其間託之外國本者矣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樾謹按此章之文止於此下文詩云憂心悄悄一節當在貉稽曰之前與上章合爲一章其文云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也無上下之交也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蓋因孔子而及文王孟子之意以文王比孔子也簡策錯亂誤倒在後注家遂誤以爲告貉稽之言若果孟子爲貉稽引詩則當有次弟安得先孔

子而後文王乎

以追蠢

章句曰追鍾鈕也

樾謹按追訓鍾鈕於古無徵追疑當爲綴說文系部綴以繩有所繫也鍾鈕亦所以繫者故謂之綴

望見馮婦趨而迎之

章句曰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迎之攘臂下車欲復搏之

樾謹按趙氏之意望見馮婦趨而迎之者虎望見馮婦趨而迎之也蓋馮婦未爲善士之時虎望風而避矣今乃不惟不避又趨而迎之此馮婦見之所以恥不如前而忿然攘臂下車也注中見字非經文見字注文見字屬馮婦言經文見字

屬虎言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孟子曰晉有馮婦者善搏虎野有眾逐虎虎負隅莫敢攖馮婦趨而迎之則因誤讀趙注而妄刪經文望見二字失之甚矣翟氏灝孟子考異以此致疑未深體注意也

聖人之於天道也

樾謹按集注曰或云人衍字其說是也古人每以聖知對言老子曰絕聖棄智國語楚語曰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明並其例也此云知之於賢者也聖之於天道也猶萬章篇曰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皆以聖知對言聖下不得有人字後人妄加之耳說文耳部聖通也蓋聖之本義與知相近故大戴記四代篇曰聖者知之華也孟

子書屢言聖人皆大而化之之謂此聖字則其本義所謂天道者乃吉凶禍福占驗之道後漢書桓譚傳曰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李賢注引鄭康成論語注曰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古者言天道類如此左傳曰天道多在西北又曰天道遠人道爾國語曰我非瞽史焉知天道可見天道者瞽史所以占驗之術也知之於賢者也以人事言聖之於天道也以天事言知者固欲知賢然或爲耳目之所不及察聖者固欲知天道然或爲推步之所不能周故曰命矣

曰殆非也

章句曰館人曰殆非爲是事來事夫子也

樾謹按此非館人之言亦孟子之言也子以是爲竊屢來與曰殆非也乃自問而自答之之詞告子篇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文法正與此同下文曰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孟子之意蓋謂從者固非爲竊屢來也然子之設科如此則亦有所不能保矣語意抑揚而詞氣固不隔也自趙氏誤以此曰字爲館人曰後人因幷以下文數語皆爲館人之言而經文夫子字遂誤爲夫子不得謂非趙氏有以啟之矣

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章句曰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爲名也

樾謹按趙氏之意以正行是美事以正名爲名始是不美故增益其義如此不知非孟子意也上文云經德不回非以干

祿也干祿二字見於詩亦是美事故子張學干祿孔子不斥其非且告以干祿之道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然則經德不回以之干祿言語必信以之正行此乃學者之常事卽孔孟教人亦未嘗不以此也若夫經德不回而非以干祿言語必信而非以正行則盛德之至非聖人不能矣三代以下儒者恥言干祿遂覺正行與干祿不可竝論乃謂其欲以正行爲名非古義也

琴張

章句曰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爲人跼蹐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

樾謹按趙注以琴張卽顓孫師乃賈逵鄭眾之舊說見昭二十年左傳正義而服虔已疑之至杜預注左傳曰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則本之家語更不足據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竊疑此人名張字子琴而姓氏不傳古人名字竝稱皆先字後名故曰子琴張亦曰琴張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

樾謹按此三十字當在其志嘐嘐然之下夷考其行之上曰何以是嘐嘐也萬章問也言不顧行以下孟子答也踽踽涼涼正與嘐嘐相反踽踽者獨也詩云獨行踽踽是也涼涼者薄也說文水部涼薄也是也凡物之眾者厚者皆有大義殷

訓大亦訓衆撫訓大亦訓厚是其證也然則獨與薄皆有小義矣趙氏訓嘐嘐爲志大言大是踽踽涼涼正與相反也狂者言行不相顧故常以古人之行爲隘小而非笑之每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是踽踽涼涼此狂者譏古人之詞也及考其所爲則實未能大過古人故曰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自此三十字誤移在後文則與論鄉原何涉趙注朱注皆曲爲之說而義不可通前文止存曰古之人古之人七字此乃文字爛脫之有未盡者今當爲衍文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九十四終

長沙王 實
善化劉 鐸 校

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三十四

德清俞樾蔭甫著

爾雅一

權輿始也 釋詁

郭璞注曰詩曰胡不承權輿邢氏昺疏曰權輿者天地之始也

樾謹按文選劇秦美新曰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權輿二字止作始字解非天地之始謂之權輿也邢氏誤會其義謬甚矣錢氏大昕潛研堂集引孫星衍說謂卽釋草之其萌蘖葘亦卽說文之夢灌渝此說自不可易惟經文曰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俶落以上皆字各成義則權輿亦

非必相連爲文方言曰奮始也奮卽權字而其字從大是其本義爲大也奮爲大而亦爲始猶元爲始而亦爲大矣輿者衆也僖二十八年左傳聽輿人之謀成二年傳無令輿師淹於君地杜注並訓輿爲衆故廣雅釋詁曰輿多也衆多則亦有大義玉篇多部夥毅毅猗四字並曰大也而其字並從多至毅猗二字亦作奕奇則又從大可知其義之通矣詩韓奕篇鮪鱮甫甫毛傳曰甫甫然大也廣雅釋訓曰甫甫衆也周官小宗伯及冢人職鄭注並曰甫始也然則輿爲衆故爲大亦爲始猶甫爲始故爲大亦爲衆矣此權輿訓始之本意也因權輿二字適相連成文故古人卽以二字並舉周書文酌篇一幹勝權輿周月篇是謂日月權輿大戴記誥誌篇孟春百草權輿並本之爾雅耳亦猶下文林烝君也而平都相蔣君碑卽曰於穆林烝林烝二字非相連爲義也此可見爾雅一書雖經後人附益而實傳之自古矣

業大也

疏曰業者版之大也

樾謹按邢氏以大版爲說未得其義廣雅釋詁業始也國語齊語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韋昭注曰業猶創也創亦始也業之義爲始故亦爲大猶元之義爲大故亦爲始矣爾雅甫業並訓大而甫之義卽通乎始始廣雅昌孟業並訓始而昌與孟之義卽通乎大然則訓始訓大於義得通爾雅廣雅正堪互證

省善也

注曰省未詳其義

樾謹按省通作眚尚書洪範篇王省惟歲史記宋微子世家作王眚惟歲莊二十二年公羊傳肆大省左穀並作肆大眚是也釋名釋天曰眚消也如病者消瘦也以消釋眚乃從雙聲取義消從省聲河上公注老子曰省善也然則省之爲善猶省之爲善而省之爲省猶眚之爲消矣省字蓋從少得聲省與少雖於古音非同部而實一聲之轉說文水部消少減也不徑訓減而必曰少減者兼以聲訓也禮記喪服小記篇多陳之而省納之荀子仲尼篇省求多功並以省多對文疑即讀省如少矣故省與省義得通也

肇基謀也

注曰肇未詳疏曰肇者大雅江漢云肇敏戎公基者君子作事謀始也

樾謹按肇亦謀始之意上文肇基並訓始是其證也詩生民篇后稷肇祀禮記表記篇引作后稷兆祀是肇兆古字通文選漢高祖功臣頌伐謀先兆揩譬于音李善注曰兆爲謀始譬爲音初也正得爾雅之義郝氏懿行義疏引釋言肇敏也謂敏謀古音相近雖其說亦通然經以肇基連文則以謀始之說爲塙矣

耆老壽也

注曰耆猶耆也疏曰方言云燕岱北鄙謂耆爲黎郭彼注云

棃面色如凍棃也舍人曰耆靚也血氣精華靚竭言色赤黑如狗矣孫炎曰耆面如凍棃色如浮垢老人壽徵也

樾謹按凍棃之義可以釋棃不可以釋耆故郭氏不用以說此經至訓靚訓垢又取象於狗皆以聲近之字展轉相訓而義實未安宜郭氏皆不之用也說文老部耆從老省句聲句部句曲也故凡從句聲之字皆有曲義竹部筍曲竹捕魚筍也羽部翑羽曲也疒部疴曲脊也並其證也耆老之耆蓋卽疴之異文老人之脊必曲故以爲名其變從老省者以疾言則宜從疒以壽言則宜從老也玉部玖篆下云讀若人句脊之句然則句脊字本止作句從疒從老皆其孳乳寖多者矣

怠靜也

注曰怠未聞

樾謹按說文心部怠癡貌疒部癡不慧也其義與靜絕遠然癡字從疑詩桑柔篇靡所止疑毛傳曰疑定也不慧謂之癡正由其性能定而不能動耳是亦人之一病故從疒作癡然所謂癡貌者非必其爲不慧之貌也儀禮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鄭注曰疑讀爲仡然從乎趙盾之仡正立自定之貌然則怠猶仡也其字並從气聲義得相通以其不善者而言則爲癡貌以其善者而言則爲疑立之貌美惡不嫌同辭大學篇曰定而后能靜正立自定是爲靜矣學者但知怠爲癡貌而不知怠通乎仡然之仡癡通乎疑立之疑故不得其解也說文心部又曰懝駭也癡與懝蓋同字以疾言則從疒以

心言則從心耳懷之義爲駭而馬部曰駭馬行仡仡也仡仡者謂之懷故仡然者謂之癡明乎此而爾雅之與說文固一貫矣

順劉陳也

注曰皆未詳

樾謹按郝氏懿行義疏引洪頤煊讀書叢錄說謂士冠禮之南順即特牲饋食禮之南陳其說甚塙順之與陳蓋以聲近而義通陳從申聲古文作陣然則順之爲陳猶坤之爲順矣劉者郝云與摇聲近說文云摇引也或從由作抽訓引故又訓陳其說亦塙此經以劉繹連文劉繹猶抽繹也尚書立政篇克由繹之由即抽也即此經之劉繹矣下文留久也留與劉亦通高誘注淮南子原道篇曰劉讀留連之留是其證也此文引延與劉竝訓陳下文引延訓長留訓久長久之義同矣且陳亦有久義尚書盤庚篇失于政陳于茲枚傳以陳久釋之正義曰釋詁云陳久也古者塵陳同以是言之劉猶留也陳猶塵也觀下文留與塵同訓則無疑乎劉之訓陳矣

台朕賚畀卜陽予也

注曰賚卜畀皆賜與也與猶予也因通其名耳魯詩云陽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

樾謹按郭意以賚卜畀爲賜予之予台朕陽爲予我之予也卜乃僕之假字禮記檀弓篇卜人師扶右鄭注曰卜當爲僕是其證也古人每自稱僕故訓僕爲予

矣詩天保篇君曰卜爾百福毛鄭竝用此經爲
說誤也辯見毛詩至陽字郭引魯詩及巴濮語證之然其義
未詳今按陽者養之假字說卦傳爲妾爲羊朱震漢上易傳
引鄭本羊作陽注曰此陽謂爲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
之賤於妾也是陽與養通鄭因兒爲少女故以女說之然宣
十二年公羊傳厮役扈養何休注曰炊烹者曰養漢書兒寬
傳嘗爲弟子都養師古注曰養主給烹炊者也然則養之名
通於男女此經卜陽竝言卜卽僕也陽卽養也皆古人謙稱
自託于執卑賤之役也

緝熙光也

注曰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

檢謹按緝熙字詩凡四見然以字義言緝無光義疑湆
字也說文水部湆濬涌皃水涌則有光故洸篆說解曰水涌
光也湆熙連文湆者水之光熙者火之光矣

黎眾也

檢謹按黎之言麗也尚書禹貢厥土青黎史記夏本紀作其
土青驪是其例矣黎又通作離禹貢導弱水至于合黎水經
禹貢山水澤地篇作合離離亦麗也說文鹿部麗旅行也故
此經黎旅竝訓眾矣

逐病也

注曰未詳

檢謹按詩考槃篇碩人之軸箋云軸病也正義引此經而曰

軸與逐蓋古今字異是逐又通作軸然逐軸竝非正字也詩鼓鐘篇憂心且妯傳曰妯動也說文心部引作怞疑逐軸竝怞之假字怞爲心動漢書田延年傳使我至今病悖師古曰悖心動也是心動亦爲病也周易頤六四其欲逐逐虞注曰逐逐心煩貌以易義證詩義而雅詁益明矣

寫憂也

注曰寫有憂者思散寫也疏曰小雅車舝云我心寫兮

檢謹按以散寫爲憂義不可通如其說則我心寫兮爲我心憂兮而於詩人之旨大悖矣寫者瀉之假字方言曰瀉驚也宋衞南楚凡相驚曰瀉驚與憂義相近瀉爲驚故卽爲憂矣說文大部南楚謂相驚曰瀉讀若愬凡說文讀若之字義皆得通周易履九四愬愬終吉釋文引子夏傳曰愬愬恐懼貌卽可以說此經矣

祠烝嘗禴祭也

檢謹按郝氏義疏曰四者皆時祭之名詳見釋天而此又單訓祭者蓋不獨時祭有此名而凡祭亦被斯名也小宗伯云大烝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女祝云凡內禱祠之事大祝云一曰祠鄭注皆不以爲春時祭名書洛誥云王在新邑烝大宗伯疏引鄭注云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月令大饗帝嘗鄭注曰嘗者謂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於羣神然則鄭意亦以此嘗爲祭名而不以爲時祭之嘗矣惟禴未聞郭以爲皆四時祭名恐未然也今按郝氏此

論甚得經意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而四者又爲凡祭之通稱亦猶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而四者又爲凡獵之通稱也不然車攻篇既曰駕言行狩又曰之子于苗一時之事何以狩苗互見乎周易萃六二升九二竝曰孚乃利用禴王寶注竝曰非時而祭曰禴然則禴非時祭古亦有徵可以補郝說之闕

載謨食詐爲也

注曰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書曰朕不食言

樾謹按錢氏大昕謂古爲僞同字載謨者作爲之義食詐者虛僞之義而王氏引之又謂載謨食皆爲也引哀元年左傳不可食已爲證其義皆極塙勝郭注遠矣惟食何以訓爲義終未明王氏引或說謂食當讀飭今按周易井初六傳井泥不食虞注曰食用也國策衞策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老子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高誘河上公注竝曰食用也荀子富國篇仁人之用國楊倞注曰用爲也是用與爲義得相通食訓用故訓爲正古義矣不必改讀作飭也

行言也

注曰今江東通謂語爲行

樾謹按釋宮曰行道也是行與道義通周官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擇人道國之政事鄭注竝曰道猶言也行之訓言猶道之訓言矣襄二十五年穀梁傳莊公失言涇于崔氏失言即失道也然則行言也猶曰行道也與釋宮之文其義本

通郭引時諺爲證尚非古義

徽止也

注曰徽未詳

樾謹按說文水部瀇不流濁也段氏注曰謂蕞濁不流去也不流則有止義徽卽瀇之假字禮記大傳篇殊徽號鄭注曰徽或作褘是其例也上文褘美也猶云徽美也此文徽止也猶云瀇止也以聲求之得其義矣

衛垂也

注曰營衛在外垂也

樾謹按史記五帝紀以師兵爲營衛正義曰爲營以自衛是營衛之衛乃係衛之衛郭引以證此經於義未塙衛者圍之假字禮記孔子閒居篇帝命式于九圍鄭注曰九圍九州之界也是圍與界義同界訓垂故圍亦訓垂矣

嗟咨䜌也

樾謹按釋文曰䜌本或作斆字林云䜌斆皆古嗟字是嗟之與䜌古今字耳若以嗟釋嗟義不可通此經當以嗟字爲句咨䜌也三字爲句咨䜌卽咨嗟益以咨嗟釋嗟字謂若尚書王曰嗟之類皆是爲咨嗟之聲以發語端也詩序故嗟嘆之釋文曰嗟咨嗟也漢書賈誼傳嗟若先生師古注曰嗟咨嗟也皆本爾雅文是古讀固以咨嗟連文矣釋詁釋言雖多以一字爲訓而如毘劉暴樂也顦髮弗離也則亦間有二字者此云咨嗟亦猶暴樂弗離之類耳上文肆故今也詩思齊篇

毛傳抑篇鄭箋皆以故今連讀宋王觀國學林謂非爾雅句法失之不考矣

於代也

注曰於義未詳

樾謹按於乃語詞也說文口部哉言之間也是古人用語詞本取相間之義上文哉與之言竝訓間邵氏晉涵正義曰周頌雖云假哉皇考臣工云維暮之春有客云薄言追之皆謂詞之間也然則於亦詞之間也凡言於者皆自此之彼之詞故爾雅不與哉之言竝訓間而與間竝訓代義可互明矣

艾歷也

注曰長者多更歷

樾謹按也字衍文古本與下文合爲一條其文曰艾歷麻稘算數也故詩訪落篇朕未有艾鄭箋以艾爲數卽本此文若如今本則鄭何以不訓爲歷乎歷麻竝訓數亦猶申神竝訓重任壬竝訓佞郭所據本於歷下衍一也字因從而爲之說殆非其舊矣下文艾歷覛胥相也亦以艾歷二字冠首與此正同

神治也

注曰神未詳

樾謹按上文申神竝訓重郝疏謂申與神同然則此文神訓治猶申訓治也說文申部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從臼自持也自申束卽有治義廣雅釋詁伸理也伸與申通理

卽治也爾雅亂神竝訓治廣雅亂仲竝訓理其義同矣下文又曰神愼也亦卽申束之義釋詁神字凡三見惟首條訓重者申神竝列至下二條則有神無申知神卽申矣郭氏不達假借之旨故多未詳也

允任壬佞也

注曰書曰而難任人允信者佞人似信壬猶任也

樾謹按佞人似信之說義不可通允者佥之假字也說文口部佥山間陷泥地從口從水敗貌讀若兗州之兗按兗州之兗古字止作沇以沇水得名佥讀若沇故通作允訓允爲佞卽訓佥爲佞也佥從口從水敗貌正與佞義合以地言則爲陷以人言則爲諂其義又相通矣荀子脩身篇儌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兌字疑卽佥字之誤因佥字罕見淺人遂改爲兌矣此經允任壬同訓佞而義實不同爾雅此例甚多說文女部佞巧諂高材也允之爲佞乃巧諂之義任壬之爲佞乃高材之義任壬文異義同佞之言能也勝也古人自謙不佞猶言不任矣疏引孫炎云似可任之佞也蓋天下有眞可任之人亦有似可任之人四岳舉鯀可用此卽鯀之似可任也堯不以爲可因四嶽再舉而始用此卽堯之難任人也難者不輕用之意也郝疏本郭氏佞人似信之說謂任亦信也更失之矣

儴仍因也

樾謹按尚書皋陶謨篇思日贊贊襄哉釋文引馬融曰襄因

也呂刑篇奪攘矯虔周官司刑職疏引鄭注曰有因而盜曰攘葢卽從襄聲生義儴之訓因亦當以此然襄之本義解衣耕也殊無因義上文曩久也久則有相因之義漢書食貨志陳陳相因是也曩訓久故儴訓因文異而義通曩聲轉而爲乃漢書曹參傳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師古曰乃者猶言曩者古音乃與仍同故上文曰仍乃也儴之與仍猶曩之與乃故其訓同矣郝疏以爲攘之假音失之

珍獻也

注曰珍物寘獻

樾謹按珍物雖寘獻而獻物不可卽謂之珍注義非也珍與畛通釋言曰畛致也卽此經珍字畛爲致故珍爲獻文異而義通上文曰畛告也告與致義亦相近禮記少儀篇曰致膳於君子又曰凡膳告於君子告卽致也致告竝卽獻也郭氏此注未免泥乎其形矣

楊續也

注曰楊未詳

樾謹按邵氏正義引益稷篇皋陶拜手稽首颺言史記作揚言爲證已得之矣揚言者繼續其言枚傳謂大言而疾非也惟楊何以爲續邵亦未得其義今按揚者易之假字說文勿部易一曰長也字亦通作暢詩小戎篇文茵暢轂毛傳曰暢轂長轂也凡物續之則長長與續義相近淮南子人間篇故交晝不暢文選神女賦不可盡暢高誘李善注竝曰暢申也

揚之爲續猶暢之爲申皆由昜之爲長而引申之申重與繼續其義同矣

祔祫祖也

注曰祔付也付新死者於祖廟祫毀廟主

樾謹按徐鍇說文繫傳引郭注曰祫毀也附新廟毀舊廟也與今本不同而其義更明惟祫毀也之上當有祔附也一句徐氏因於祫篆下引之故不及耳郭意蓋以附釋祔以毀釋祫祫而申之曰附新廟毀舊廟也兩廟字卽經文祖字說文示部祖始廟也是祖之本義爲廟尙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考工記匠人曰左祖右社竝以祖社對言祖社猶廟社也鄭注考工記曰祖宗廟得其本義矣文二年公羊傳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太祖卽太廟也毀廟言廟太廟言祖廟祖一也互言之耳詩有瞽篇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也合乎祖卽合乎廟也周書嘗麥篇乃嘗麥于太祖于太祖卽于太廟也禮記檀弓篇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卽小廟大廟也荀子成相篇武王善之封之于宋立其祖卽立其廟也凡此皆祖之本義此經曰祔祫祖也祖之本義也釋親曰祖王父也祖之引申義也本義爲引申義所奪而此經之旨失矣說文以祔祖三篆相次正本此經之文蓋有新附之廟有已毀之廟故必兼祔祫而言然後廟制乃備吾鄉許氏宗彥廟祧考曰五廟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于親盡之祖限

于禮不得不毀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建二祧使親盡者遷焉行享嘗之禮由遷而毀去事有漸禮之正仁之至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詳見鑑止水齋集其義至精然則此經兼祔祧言卽兼廟祧言廟祧雖別亦得通稱故王制曰天子七廟益五廟二祧幷稱七廟也祧得稱廟故祧亦稱祖矣郝氏義疏謂此文當以祧祖連讀玉篇廣韻曰祧毀廟之祖也祔必於毀祖者祖親盡則廟毀祔祭於此以新死之主將入此廟故祭而屬之也此說殊不可通古者孫祔於祖但取昭穆相同非必祔於毀廟之祖也且如其說祧祖者毀廟之祖而祔者祔於毀廟之祖安得卽以祧祖釋祔乎

卽尼也

注曰卽猶今也尼者近也

樾謹按釋文曰尼本亦作昵是尼有親昵之意卽之言就也相就卽相親故卽訓尼矣僖二十四年左傳卽聾從昧正義曰卽是依就之義與此經卽尼之訓正合謂與聾者相昵也郭以卽今說之非是

在終也

樾謹按在當讀爲載載從戈聲在從才聲亦或從戋聲州輔碑載貴不濡在作載是其證也故在載得通用載之言成也成與終義相近載爲終猶就爲終矣上文載訓終正以亂爲治以故爲今之例釋天唐虞曰載注曰取物終更始然則載之義固通乎終始矣

頍充也 釋言

疏曰說文云頍火光也

樾謹按方言擷竟也廣雅釋詁同小爾雅廣詁充竟也擷訓竟充亦訓竟是擷充同義矣此經頍字卽方言擷字疑擷從頍亦或從頍古文又省手耳邢氏依頍字本義爲說矢之

劑翦齊也

注曰南方人呼翦刀爲劑刀疏曰皆爲齊截也

樾謹按劑翦齊一聲之轉其義皆通然此經訓劑翦爲齊非訓齊爲劑翦則自當以齊字之義爲主不當訓齊爲齊截以求合於劑翦二字也劑者周官小宰聽賣買以質劑司農云質劑謂市中平賈今時月平是也是質劑皆平也說文齊部

齊禾麥吐穗上平也齊爲平劑亦爲平故曰劑齊也翦者說文羽部曰羽生也羽初生必整齊周官司裘疏引鄭康成尚書注曰毳理也毛更生整理然則翦之爲齊猶毳之爲理矣翦亦通作踐禮記文王世子篇不翦其類也周官甸師注引作不踐其類也是其證也伐柯篇伐木篇並曰籩豆有踐蓋謂其陳設之整齊故毛傳曰踐行列貌鄭箋曰踐陳列貌正與雅訓合矣

矜苦也

注曰可矜憐者亦辛苦

樾謹按矜通作鰥禮記王制篇老而無妻者謂之矜是也釋詁曰鰥病也鰥訓病故矜訓苦廣雅釋詁曰病苦也是病與

苦義通也郭注失之迂矣

誥誓謹也

注曰皆所以約勤謹戒眾

樾謹按注中勤字衍文也郭意蓋以約謹解經文謹字韓子十過篇知伯曰吾與二主約謹矣此約謹二字連文之證也約謹猶約結也謹與結一聲之轉古亦通用桓三年穀梁傳謹言而退公羊傳作結言而退是也此經曰誥誓謹也謂誥誓所以約結其眾也說文言部誓約束也卽本之爾雅矣

黼黻彰也

注曰黼文如斧黻文如兩己相背

樾謹按黼文如斧其義易明黻文如兩己相背自來不得其說然尙書益稷篇枚傳桓二年昭二十五年左傳杜注竝與郭同則固先儒相承之舊說兩己相背者兩相背也禮記樂記篇鄭注曰躬猶己也然則己與身同義矣兩己猶兩人說文北部北乖也從二人相背北從二人相背兜從兩己相背其意相近故釋文曰黻戾也戾與乖同也人各有己挾其己意而不相從是爲兩己相背古君臣之間獻可替否不爲苟同故聖人特著此文阮氏元謂是兩弓相背之誤轉不如兩己之義精矣

肇敏也

樾謹按釋詁肇始也肇爲始故爲敏始猶先也敏猶速也呂氏春秋辯土篇其生也必先高誘注曰先猶速也肇之爲敏

猶先之爲速也方言佻疾也佻與擏聲亦相近詩生民篇后稷肇祀禮記表記引作后稷兆祀卽其例矣

茅明也

注曰左傳曰前茅慮無疏曰舍人曰茅昧之明也

樾謹按左傳前茅慮無杜注雖訓茅爲明而又云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當以或說爲長未足以證雅訓也舍人以爲昧之明疑讀茅爲霧其說亦迂曲今按茅明也與蠲明也兩文相連竝取明潔之義禮記祭統篇明薦之而已矣中庸篇齊明盛服鄭注竝曰明猶潔也周官宮人職除其不蠲鄭注曰蠲猶潔也然則蠲之訓明猶訓潔矣茅亦潔也詩靜女篇鄭箋云茅潔白之物也茅爲潔故亦爲明正與蠲同義郊特牲

篇曰縮酌用茅明酌也卽爲此經之塙證矣

坎律銓也

注曰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

樾謹按爾雅釋字義不當以易義附會郭注非也坎當讀爲科孟子離婁篇盈科而後進趙注以爲盈滿科坎盡心篇不盈科不行注亦曰科坎也蓋坎科一聲之轉其義相通說文禾部科程也從禾從斗斗者量也然則科字正有銓量之義坎律猶科律也廣雅釋水曰科坑也科卽坎之假字此經曰坎銓也坎卽科之假字王氏引之疑坎爲次之誤亦未免不求之聲而求之形矣

陪朝也

注曰陪位爲朝疏曰臣見君曰朝朝之列位必陪重是陪位爲朝也

樾謹按陪者部之假字凡徧旁從邑者隸變作阝與從阜者相混但有在左在右之分而古人又往往不拘敦煌長史武班碑領校秘鄭鄭卽隩也李翕析里橋郙閣頌王氏念孫謂郙卽廣雅陑裒也之陑然則部之爲陪亦猶是矣朝廷之位各有部署文選西京賦薛綜注曰署位也部訓朝猶署訓位矣

康苛也

注曰謂苛刻疏曰苛名康者以康安也苛刻者心安之左傳曰州吁阻兵而安忍其類也

樾謹按康苛當作抗荷皆同音假借字也後漢書班彪傳尊無與抗李善注曰抗讀曰康然則康亦可讀爲抗矣禮記明堂位篇崇坫康圭鄭注曰康讀爲亢龍之亢卽其例也苛與荷古字通晏子春秋諫上篇執法之吏竝荷百姓漢街彈碑吏無荷擾之煩彼荷字卽是苛字卽是荷矣詩元鳥篇百祿是何何卽負荷之本字釋文曰本亦作苛是古字通也抗舉與負荷其義相近故曰抗荷也郭以本字讀之訓爲苛刻而卌疏乃以安忍之義曲爲之說無論迂迴難通且經傳康字無作苛刻解者爾雅何以橫發此訓乎或謂經文本是康苛若作抗荷則兩字俱易恐涉臆說然下文奘駔也釋文引孫炎樊光本作將且也抗荷之爲康苛亦猶將且之作

奘駾同音假借不必泥其形矣

展適也

注曰得自申展皆適意

樾謹按展之言展轉也展轉則有相嬗之義故訓爲適乃適齊適楚之適非謂適之適也下文云逡遐也一切經音義九及文選東都賦注竝引郭注曰逡巡卻去也展轉之爲適猶逡巡之爲退重言之曰逡巡單言之則止曰逡逡猶逡巡也重言之曰展轉單言之則止曰展展猶展轉也儀禮鄉射禮注曰三退三逡遁也逡遁卽逡巡鄭君以退爲逡遁卽本爾雅之文郭氏未達此例而云得自申展皆適意則失之迂矣

昆後也

注曰謂先後方俗語

樾謹按郝疏以昆爲羣之假音然周人謂兄曰羣乃男子先生者之稱安得訓後乎釋親曰來孫之子爲晜孫注曰晜後也然則昆之訓後卽晜孫之晜國語晉語曰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韋注曰昆後也裔末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注曰元孫之後爲裔是昆裔竝以子孫言昆之訓後猶裔之訓末吳都賦虞魏之昆顧陸之裔劉淵林注曰昆裔皆後世也得其義矣

爾雅晜孫字古本作昆其說見後

惕惕愛也 釋訓

注曰詩云心焉惕惕韓詩以爲悅人故曰愛也

樾謹按說文惕訓敬經典亦無訓愛者郭引韓詩說今不可詳以聲義求之惕惕卽施施也惕與施古音相近尙書盤庚篇不惕予一人白虎通號篇引作不施予一人是其證也孟子離婁篇施施從外來趙注曰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然則韓詩以惕惕爲悅人猶趙注以施施爲喜悅貌聲近而義通

矣

休休儉也

樾謹按休休猶嘻嘻也僖元年公羊傳何休注曰嘻發痛語首之聲休與嘻一聲之轉廣雅釋詁休喜也休之爲嘻猶休之爲喜矣詩蟋蟀篇首章瞿瞿以日言二章蹶蹶以足言三章休休卽嘻嘻以聲言竝不敢荒淫之意故爾雅曰瞿瞿休休儉也毛傳以休休爲樂道之心則不合雅訓矣說詳毛詩

佻佻契契愈遐急也

注曰賦役不均小國困竭賢人憂歎遠益急切

樾謹按經文本作佻佻契遐愈急也故郭注以遠益急切釋之遠釋遐字益釋愈字急切釋急字也下文宴宴粲粲尼居息也注曰盛飾宴安近處優閒疏曰尼近也然則此兩經正相對成義遐愈急也明遠者急切尼居息也明近者優閒遐與尼爲對文今誤作愈遐急也則不特與郭注不合而與下文亦不一律且遐急二字文義不倫非上文之切直協服下文之禍毒爽忒二字同義者可比其爲傳寫之誤倒無疑矣

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釋親

樾謹按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則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則女子謂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從可知矣兄弟姊妹男女通稱故經文亦互見之

來孫之子爲晜孫

阮氏校勘記曰史記索隱孟嘗君列傳漢書惠帝紀師古注皆引爾雅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是唐初本爾雅作昆孫開成石經始誤爲晜弟字猶晜弟字釋文及後漢書注亦誤作昆也

樾謹按說文弟部周人謂兄曰晜然經典相承皆作昆弟不作晜弟猶昆蟲字依說文當作蚰而經典相承止作昆蟲不作蚰蟲也此篇自父之晜弟以下晜字凡十六見釋文曰本亦作昆下同疑唐初爾雅凡晜弟字晜孫字皆作昆實古本也故唐以前引爾雅者皆如此不得謂昆孫是而昆弟非也惟昆孫昆弟字同而義異昆弟之昆晜之假字也昆孫之昆疑當讀爲貫釋名釋親屬曰來孫之子曰昆孫昆貫也恩情轉遠以禮貫連之耳此雖依聲取義爲釋名一書之常例而適得其本字昆貫一聲之轉說文玉部琨或作瑻是其證也詩皇矣篇鄭箋曰串夷卽混夷然則昆之爲貫猶混之爲串矣上文曾孫注曰曾猶重也下文仍孫注曰仍亦重也貫有

連貫之義則亦重也此與昆弟之昆其義本不相涉開成石經於昆弟字俱改作昬遂幷昆孫字而亦改之則失其指矣

夫昆者同音假借字也昬者俗字也既不依說文作睧而變其文作昬直以昆字上半睧字下半合成一字豈古經所宜有乎竊謂此篇昬字皆當改從作昆之本昆弟字讀爲睧昆孫字讀爲貫則古字古義俱得矣

妻之姊妹同出爲姨

注曰同出謂俱已嫁詩曰邶侯之姨

樾謹按下文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姊注曰同出謂俱嫁一夫然則此經言同出亦當與下文同而必異爲之說者正以莊姜爲衞侯之妻邶侯之姨不得言俱嫁一夫耳然顧人篇毛傳但曰妻之姊妹曰姨而此經則有同出二字自與毛傳不同竊意姨者本是妻之姊妹同出之稱姨猶姊也從夷從弟古音相同周易澳六四匪夷所思釋文曰夷荀本作弟又明夷六二夷于左股釋文曰夷子夏本作睇又作睼並其例矣與妻俱來者皆其姪娣姪則但謂之姪而娣則亦謂之姨葢聲近而義通經兼姊妹言之乃因妹而連言姊古經自有此例禮記喪服小記曰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正義引王云計己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夫己之生所不及者何得言弟葢因昆而連言之耳猶祼記篇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正義亦謂因父而連言母也說詳禮記此經姊妹猶彼經昆弟矣說文女部妻之女弟同

出爲姨卽本爾雅而改姊妹爲女弟則其義更明此許君之
善於說經也莊十年左傳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嬀
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此語卽有輕之之意蓋謂是本吾
姨媵之屬耳所以止而見之而弗賓也此姨字之本義亦禮
經之正名自後相承凡妻之姊妹通謂之姨故詩人以莊姜
爲邢侯之姨此與爾雅之義有別不然毛公釋詩何不卽用
爾雅全文而必去其同出二字乎襄二十三年左傳穆姜之
姨子也杜注穆姜姨母之子正義曰據父言之謂之姨據母
言之當謂之從母但子效父言亦呼謂姨釋名釋親屬曰母
之姊妹曰姨則又因妻之姊妹而推之于母之姊妹其去古
義更遠矣

長婦謂稚婦爲娣娣婦謂長婦爲姒婦

樾謹按成十一年左傳正義引此文而說之以爲止言婦之
長稚不言夫之大小儀禮賈疏曰假令弟妻年大稱之曰姒
兄妻年小稱之曰娣其說與孔氏同邵氏正義曰孔氏所據
者左傳之稱弟妻爲姒耳不知古之稱娣姒者猶今人稱妯
娌也兄妻稱弟妻曰妯娌弟妻稱兄妻亦曰妯娌蓋嘶言之
則兄妻爲姒弟妻爲娣合言之則昆弟之妻統稱爲娣姒急
言之則但稱爲姒孔氏謂娣姒不計夫之長幼非也此二說
當以邵說爲正然苦未有塙證今按墨子明鬼篇曰若然則
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姒也以父母兄姒對言則姒爲兄
妻明矣下文云長婦爲嫡婦衆婦爲庶婦是長婦以夫之長

幼言經有明文豈得曲爲之說乎是故婦姒猶婚姻也下文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婦之父母相謂爲婚姻此合而言之也僖五年傳江黃道柏皆弦姻也襄二十三年傳公有姻喪昭九年傳王有姻喪諸言姻者豈必皆壻氏乎隱元年傳外姻至言姻不言婚則當時已通稱姻矣今世相沿壻與婦家竝以姻稱無以婚稱者葢方俗語言積漸而殊雖三代之聖人亦不能執禮文而一一正之然則左傳稱弟妻爲姒亦猶是矣未可據左傳以說爾雅也嘗謂爾雅書最古自黃帝正名百物以來卽當有之特世有增益不皆其舊耳是故生曰父母死曰考妣禮有明文而爾雅則以爲通稱兄妻爲嫂弟妻爲婦通乎男女而爾雅則專屬之女子凡此之類皆不當以後世之義繩之

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妹爲女妹

樾謹按此本作夫之兄爲公夫之弟爲叔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妹爲女叔葢兄弟姊妹一也夫之兄爲公故姊爲女公夫之弟爲叔故妹爲女叔今作女妹者字之誤也禮記昏義和於室人鄭注曰室人爲女妣女叔諸婦也正義曰女妣謂壻之姊也女叔謂壻之妹也此可證爾雅女妹爲女叔之誤邵氏義疏阮氏校勘記均已具論之矣惟兄公之兄爲衍文則未有見及者夫夫之兄不得謂之兄猶夫之妹婦不得謂之妹也是故夫之兄曰公乃禮經之正名郭注曰今俗呼兄鍾則方俗之殊語釋名釋親屬曰夫之兄曰公公君也君尊

稱也此卽本爾雅之文而釋其義又曰俗閒曰兄章章灼也章灼敬奉之也又曰兄佟言是已所敬忌見之怔忪自肅齊也兄章兄佟之稱以俗閒別之明非雅意矣其下文又曰俗或謂舅曰章又曰佟亦如之也然則兄章兄佟之稱葢起於此因舅亦有此稱故於夫兄之正稱轉加兄字以別於舅也禮記奔喪篇注曰兄公於弟之妻此葢從漢世俗稱非據爾雅文正義曰釋親婦人謂夫之兄爲公則唐初已衍兄字矣又引皇氏云婦人稱夫之兄爲公者須公平尊稱也此亦可證古本爾雅之無兄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九十五終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 校

羣經平議三十五

德清俞樾蔭甫著

爾雅二

東北隅謂之宧 釋宮

樾謹按說文宀部宧養也室之東北隅食所居此葢從頤字取義其實非也士昏禮媵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卽席是古人飲食亦卽在奧故祭亦如之乃以東北隅爲食所居於禮無徵矣今按東北與西南兩隅相對西南隅謂之奧奧取其隱則宧必取其明曲禮正義引孫炎云宧日側之明日側之義雖從東北附會而其訓宧爲明實古義也葢東北隅與戶相當最爲明顯故東北隅謂之宧猶西北隅謂之屋漏詩抑篇

正義引孫炎曰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然則宧也屋漏也皆以受戶之光而言光自戶入正當東北隅而西北隅亦得受之其西南隅與戶絶遠則爲奥矣其東南隅雖與戶近而適爲戶扉所掩則爲突矣郭注曰突亦隱闇是室中四隅之名皆以明闇爲義兩明兩闇義適相當釋詁曰熙光也宧之與熙葢聲近而義通矣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

注曰門持樞者或達北檻以爲固也疏曰其持樞之木或達北檻以爲牢固者名落時檻卽棟也

樾謹按樞者門扉開闔之所由也安得復有木以持之且所謂達北方者不知達於何地郭以爲北檻則專以室戶言矣且北檻之名亦於古無徵釋名釋宮室曰棟中也居室之中也然則安得有北檻乎今按此當以樞達二字爲句北方謂之落時乃釋方俗之殊語與釋獸篇秦人謂之小驢其語一律樞達者受樞之達也門扉所由開闔者謂之樞而其上下設木鑿孔以受樞謂之達達者通也穿也廣雅釋詁達通也高誘注淮南子脩務篇曰達穿也是其義也受樞之達其名曰尼而北方則有落時之名故曰樞達句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尼郭失其讀斯失其解矣

坁謂之坫

注曰在堂隅坫端也

樾謹按說文土部坁毀垣也堂隅之坫經傳從無坁名疑坫

乃阼之假字說文㠯部阼壁危也垣毀壁危義正相近故垝謂之阼矣釋文曰垝本又作庋則因阼字假作坫故改垝爲庋以合之非爾雅之舊也其下云牆謂之墉可知此文亦以牆垣言矣

九達謂之逵

注曰四道交出復有旁通疏曰按左傳隱十一年云及大逵桓十四年焚渠門入及大逵莊二十八年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宣十二年入自皇門至于逵路杜預皆以爲道竝九軌按周禮經途九軌不名曰逵杜意蓋以鄭之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故以爲竝九軌於此則不合也

樾謹按爾雅之逵與左傳之逵同字異義爾雅之逵乃九道交出之名自一逵至九逵義皆一律淮南子說林篇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此爾雅義也左傳之逵則爲道路之通稱傳於魯國多言衢於齊國多言莊於鄭國多言逵蓋方俗之殊語左氏就其國史原文而載之非魯之道必四達齊之道必六達鄭之道必九達也各取大名以命之耳執爾雅以說左傳則疑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而附會于周禮之經涂九軌於是傳義失而雅訓亦違矣

室有東西廂曰廟

樾謹按古制堂東西牆爲序序以外爲夾室夾室之前爲東堂西堂亦曰東廂西廂是廂繫堂不繫室也乃云室有東西廂廟於義難通疑室乃堂字之誤宣十六年公羊傳疏引李巡

曰室有東西廂謂宗廟殿有東西小堂也按說文土部堂殿也是殿者堂之訓經文是堂字故李巡以殿字釋之若是室字安得以爲殿乎下文無室曰榭尚書大誓正義引孫炎曰榭但有堂也禮記月令正義引李巡曰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以彼證此可知李巡以殿字解堂字其所據經文必作堂矣文選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詩注引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與李巡同是古本爾雅皆作堂有東西廂也且合下文讀之曰堂有東西廂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是堂之一字冒下三句而言均是堂也其有東西廂者曰廟其無東西廂而有室者曰寢無室者曰榭今堂字誤作室則合下文讀之而不可通矣所宜訂正也

陝而脩曲曰樓

樾謹按郭郝二疏竝引說文樓重屋也爲證此失其義也古重屋之樓與今所謂樓者相似皆於屋上爲屋但古以取明故其下無版今以居人故其下施版此爲異耳若陝而脩曲之樓與今所謂樓者絕異蓋承上文四方而高曰臺言之樓與臺同皆是築土而成其四方者曰臺其陝而脩曲者曰樓非重屋也方言曰冢自關而東謂之臣小者謂之塿雖非此經樓字之義然同是築土爲之較重屋之樓其義稍近矣

婺婦之笱謂之罶 釋器

注曰毛詩傳曰罶曲梁也謂以簿爲魚笱疏曰孫炎云罶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

樾謹按孫謂寡婦之笱以功易得名此說非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所謂餐婦之笱者疑亦同此蓋於水中設簿取魚使寡婦得以取之而食其利故有是名郤氏正義曰今南方排竹水中疏節相維謂之魚簿設門焉隨潮爲啓閉引淮南子兵略篇發笱門爲證此說笱字之義極得寡婦之笱殆是笱之小者故異其名曰闇矣

祋謂之裾

注曰衣後裾也

樾謹按此經衣皆謂之襟祋連文郭以裾爲衣後裾則與襟迥別而玉篇衣部曰祋裾也裾衣裒也裒衣前襟也祋卽古襟字然則襟裾同物矣戴氏震作方言疏證據此以訂郭注之誤今按郭注固未覈然竟謂襟裾同物而異名則亦失之蓋自衣領至腋下謂之襟而自腋下直垂至末謂之裾故襟惟前有之而裾則前後皆有之玉篇以裾爲裒裒爲衣前襟此指前裾而言也釋名釋衣服曰裾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後常見踞也此指後裾而言也各成一義似皆未備然云倨倨然直則可知其與襟異矣襟必斜掩至右不得倨倨然直也

鬱謂之鬻鬻鈀也

樾謹按古本當作若鬱謂之鬻蓋與上連爲一條皆釋鼎之異名也說文鬲部鬻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鬻大釜之訓釋鬻字之本義其鼎大上小下之說卽本爾雅文而

又詳其形狀也甑鬷古字通釋文曰鬷本作甑許君所見本
蓋正作甑矣其鬻鉘也之文亦以鼎言蓋鼎之若甑者謂之
鬻而鬻又謂之鉘也何以明之說文金部鉘曲鉘也一曰鬻
鼎曲鉘之訓釋鉘字之本義一曰鬻鼎則亦本爾雅文爾雅
止言鬻而許君增其文曰鬻鼎正以此條是說鼎事也然則
古本爾雅作若鬷謂之鬻固無疑矣

百羽謂之繟

樾謹按繟通作揮故鄭公孫揮字子羽也地官羽人十搏爲
縛縛卽繟字之誤說詳周禮

旄謂之氂

注曰旄牛尾也疏曰舞者所執也

樾謹按集韻氂班糜切筍虡飾引爾雅曰髦謂之氂王氏引
之據此訂邢疏之誤且引周頌有瞽篇設業設虡崇牙樹羽
爲證其說是也惟未及氂字之義氂者擺之假字釋喪
制曰披擺也各于一旁引擺之備傾倚也據有瞽篇正義謂
置之於栒虡之上角則亦有在旁引擺之義故謂之擺矣擺
字說文所無然已見釋名則漢世固有擺字玉篇謂擺與捭
同當卽擺之或體也說文草部氂草也徐鍇引此文而說之
曰蓋似此草也則未達假借之例而臆爲之說矣

革中絕謂之辨

注於上句曰中斷皮也下句曰復分半也

樾謹按革中絕謂之辨則革中辨卽是革中絕耳豈得分爲

二義若如注義當云辨中絕謂之聲於義方明不當仍云革中辨也疑經文下辨字乃辮字之誤說文糸部辮交也中絕中辮兩文相對中絕謂之辨辨者判也中辮謂之聲聲者曲一也廣雅釋詁曰聲曲也是其義也相交則有曲義故中辮謂之聲矣辮辨形似又涉上句辨字而誤耳說文聲篆說解即用爾雅文而亦作革中辨蓋後人依既誤之爾雅改之也

大篪謂之沂 釋樂

樾謹按沂誤字也釋文引孫炎曰篪聲悲沂悲也大平御覽卷五百八十引舍人曰大篪其聲悲沂鏘然也夫沂與悲義了不相涉若果是沂字則古人必不作是解矣沂當作斮說文言部斮悲聲也舍人注云其聲悲斮孫炎注云斮悲也皆與字義合今作沂者疑別本或假斮爲斮其字闕壞遂成沂矣釋名釋樂器曰篪啼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啼聲也是篪之名義本取諸啼故亦謂之斮斮與啼義相近下文大塤謂之嘂嘂詩何人斯篇正義引孫炎曰音大如叫呼也然則大篪謂之斮大塤謂之嘂者皆象其聲而名之釋名曰塤喧也聲濁喧喧然也斮與啼同嘂與喧同爾雅與釋名其義通矣

大鼗謂之麻

注曰麻者音穊而長也

樾謹按麻與靡古字通呂氏春秋任數篇西服壽靡高注曰靡亦作麻是也大鼗謂之麻者言其聲靡靡然也詩黍離篇毛傳曰靡靡猶遲遲也故郭以爲聲穊而長也說文禾部穊

稠也釋言篇注曰粥之者曰糜然則聲稠謂之靡猶粥稠謂之糜矣

四時和謂之玉燭 釋天

樾謹按此及下文四時和爲通正時字竝氣字之誤說見阮氏校勘記此四氣卽上文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也郭注於青陽等四名竝以氣言之是其所據本固未誤至下文春爲發生夏爲長贏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則不以氣言而以爲四時之別號益郭所據本已作四時和爲通正矣唐石經於此文作四氣下文作四時卽依郭氏本也今本皆作四時又非郭氏之舊矣惟經文兩言四氣和其義不同此文以光言下文以風言光也風也竝由氣而生也故此曰謂之玉燭下曰謂之景風燭猶光也釋文引李巡云君德美如玉而明若燭此說失之葢玉燭與景風醴泉一律燭也風也泉也實指其事玉也景也醴也爲之美名耳古人之詞凡所甚美者則以玉言之尚書之玉食禮記之玉女儀禮之玉錦皆是也玉燭猶言玉光謂光之至美者也邢疏引尸子曰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然則玉燭固不得分而爲二矣

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

樾謹按辜之言故涂之言除也一歲至此將除去故舊而更新矣是以十一月謂之故十二月謂之除也辜故涂除竝聲近而義通周官砦蔟氏注曰月謂從姤至荼荼亦除之假字

耳詩小明篇日月方除毛傳以爲除陳生新當卽此除字之義故二月初吉至于艽野也鄭箋曰四月爲余恐失之矣四月爲余乃舒之假字釋文曰孫作舒是也詩正義引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其說亦與孫炎同初非取除陳生新之義不得混而一之

焚輪謂之穨

樾謹按焚字釋文作棼曰棼本或作焚益焚棼古通用文十一年左傳獲僑如之弟焚如史記魯世家作棼如是也棼輪與紛綸同文選封禪文紛綸威蕤張揖曰紛綸亂貌

暴雨謂之溱

樾謹按說文水部溱水出發鳩山入於河從水東聲是溱爲水名其本義也此經以爲暴雨之名其別義也廣韻一送溱瀑雨又水名一本爾雅一本說文至溱爲冰凍初無暴雨之說唐石經本作溱張參五經文字隸溱字於水部云見爾雅知此字自當從水阮氏校勘記謂說文有凍無溱誤甚矣故特訂正之

夏獵爲苗

注曰爲苗稼除害疏曰周禮大司馬職鄭元解苗田與此小異言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孫炎亦然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其說曰夏謂之苗何擇去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按苗非懷任之名何云擇去懷任秋獸盡皆不瘦何云蒐索取肥雖名通義不通也

樾謹按鄭孫郭三說皆從苗稼生義於義難通當以白虎通義爲正邢氏以苗非懷任之名譏之殆未喻其意也彼以擇訓苗非以懷任訓苗猶以索訓蒐非以肥訓蒐也安得以此爲譏乎今按苗讀爲芼詩關雎篇左右芼之毛傳曰芼擇也夏田爲芼蓋以擇取爲義故班固以爲擇去其懷任者乃古義也鄭孫擇取之說猶存古義而以經字作苗遂以治苗附會之則失之迂矣郭知其不可通別爲之說而擇取之義遂不復存此失之愈遠者也苗與芼皆假字其本字當作覜說文見部覜擇也從見毛聲讀若苗凡說文讀若之字每卽經典通用之字如匀讀若鴈而經典卽通作鴈管讀若篤而經典卽通作篤厶讀若集而經典卽通作集叢讀若頒而經典卽通作頒此例也覜讀若苗故卽以苗爲之不明乎此而望文生訓難以論古矣

錯革鳥曰旗

注曰此謂全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卽禮記云載鴻及鳴鳶

樾謹按如郭義則當云錯鳥革不當云錯革鳥殆非經旨也

詩六月篇正義引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繆也鄭志答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孫義本於鄭然急疾之鳥謂之革鳥於古無徵雖本鄭義未爲可據說文放部曰旗錯革畫鳥其上然則許君讀此經以錯革二字逗之錯革鳥曰旗謂置皮而畫鳥於皮上是謂旗也文選西京賦薛綜注引爾雅曰熊虎爲旗今無此文疑古本爾雅作錯革鳥曰

旗熊虎曰旗錯革二字總冒下事蓋置皮而畫鳥爲旗畫熊
虎爲旗也今本蓋有闕文故其義晦矣六月篇毛傳曰鳥章
錯革鳥爲章也亦當以錯革連文謂錯革而以鳥爲章也鄭
誤以革鳥連文非雅義亦非傳義

秦有楊陵 釋地

注曰今在扶風汧縣西疏曰周禮冀州云其澤藪曰陽陵鄭
注云所在未聞又雍州云其澤藪曰弦蒲鄭注曰在汧按地
理志汧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
藪今注亦云在汧然則周禮弦蒲即此楊陵也

樾謹按郭以周禮之弦蒲說此經之陽陵殊苦無據淮南子
隆形篇秦之陽紆高誘注曰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
據下文周有焦護注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然則高氏
之說殆即以焦護當陽紆而又牽合左傳之具圃亦非塙詁
至呂氏春秋有始覽秦之陽華高注曰陽華在鳳翔或曰在
華陰西則又與注淮南不同竊嘗合諸說論之當以在華陰
爲是即經字亦當從呂氏作陽華周禮之楊紆爾雅之楊陵
並陽華之假字釋文曰陵郭烏花反則陵與華音固相近矣
陽華與華陰其實一地皆從華山得名主乎山而言之則爲
華山之陰故縣名華陰主乎地而言之則華山當其陽故藪
名陽華漢書地理志大原郡陽曲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
陽故曰陽曲也陽華之名正與陽曲一律矣是故陽華在華
陰焦護在池陽弦蒲在汧三者異地異名至職方氏稱楊紆

爲冀州藪恐是誤文亦猶以頴湛爲荆州浸波滍爲豫州浸同屬傳寫之誤學者當據爾雅以正周禮未可執周禮以疑爾雅以致重牲而贻繆也

如乘者乘邱釋邱

注曰形似車乘也或云乘者謂稻田塍埒

樾謹按此當以或說爲長玉篇土部塍視陵切隄也埒也畔也又曰埒水埒亦同上然則乘邱之乘即埒字之省耳知非車乘者以下句云如隋者隋邱注曰水中小洲爲階是則如乘如堵皆取象於地猶下文如畝畝邱如陵陵邱亦皆取象於地也若云形似車乘則當與下文如覆敦者敦邱相次不得次於此矣

方邱胡邱

注曰形四方

樾謹按邵氏正義說以淮南墜形篇之和邱郝氏義疏說以漢志山陽郡之瑕邱皆足備一說然未若王氏引之以壺邱說之爲尤塙也文九年左傳楚侵陳克壺邱葢即以邱名邑昭二十五年公羊傳注曰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是壺之制固有方者故方邱謂之壺邱矣列子湯問篇有圓嶠方壺之名雖屬寓言而所謂方壺者或即從方邱之爲壺邱取義歟經作胡邱者胡壺聲同呂氏春秋有壺邱子林而漢書古今人表又作狐邱狐胡亦聲同

注曰今經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室之牆

樾謹按如注義則堂牆乃譬況之辭當云如堂牆者畢於文方明不得但云畢堂牆也堂者山中道名詩終南篇有紀有堂毛傳曰堂畢道平如堂也葢以其如堂而名之曰堂亦猶如畝畝邱如陵陵邱之例山海經大荒東經有大人之堂注曰大人之堂亦山名形狀如堂室耳是山固有以如堂得名者禮記檀弓篇注堂形四方而高然則所謂如堂者以其四方而高非堂室之謂也凡山形四方而高者曰堂堂之兩邊復有厓岸曰牆亦謂之畢故曰畢堂牆也爾雅與毛傳義可互明主乎畢而言之則爲牆之堂主乎堂而言之則爲畢之道矣鄭箋申之曰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邊名畢也堂終南山之道名畢也牆終南山之旁名畢是道旁厓岸之名非道名也若云堂終南山之道名畢其邊牆則簡而明矣

小山岌大山岮　釋山

樾謹按說文馬部駾馬行相及也讀若爾雅小山駾大山岮然則古本爾雅作駾不作岌也說文讀若之字亦有卽舉本字者如走部趯讀若春秋傳輔趯之類陳氏壽祺左海經辨所舉凡十五事駾讀若駾卽其一也小山駾大山岮與下文大山宮小山霍小山別大山鮮句法一律郭解大山宮小山霍小山別大山鮮句法一律郭解大山宮之是也然則小山駾大山曰宮謂圍繞之禮記曰君爲廬宮之是也然則小山駾大山取馬行相及之義亦猶大山宮小山取爲廬宮之之義謂山

之相及猶馬之相及山之相圍繞猶宮之相圍繞也若如今本作岌於文爲不辭矣玉篇山部峘大山也葢由誤讀爾雅分小山駁大山峘爲二句與鄭道元水經注於廬江水下引爾雅大山曰宮其誤正同然岌下但曰山高貌而不曰小山也是其所見爾雅猶作駁也不然以峘爲大山必以岌爲小山矣是可知變駁爲岌乃庳以後傳寫之誤當據說文訂正

多草木岵無草木岡

疏曰毛傳云山無草木曰岵有草木曰岡與此不同者當是傳寫誤也

樾謹按毛傳與爾雅異而說文曰岵山有草木也岡山無草木也釋名曰山有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岡則皆與爾雅同其義精矣葢天下之山大抵皆有草木者也其無草木者謂之岡其多草木者謂之岵皆因其有異於常故特異其名若如諸書以有無對舉則天下之山非岵卽岡矣豈古人命名之意乎然則卽此一字而雅訓之精具見恐未可以毛傳疑爾雅也

山上有水埒

注曰有渟泉

樾謹按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據列子湯問篇注山上水流曰埒謂郭注未允其說是也山上有水卽所謂瀑布文選天台山賦瀑布飛流以界道李注曰界道謂爲道疆界也是卽名

埒之義矣

潭沙出釋水

注曰今河中呼水中沙堆爲潭

樾謹按說文無潭字疑卽灘字也據說文灘爲灕重文其說解曰水濡而乾也竝無水中沙堆之說蓋是別義許所不收耳玉篇水部灕水灕也灘同上此卽爾雅潭沙出之潭釋天篇在申曰渻灘李巡注曰灘單盡也是灘單聲近故灘或爲潭矣釋名釋言語曰難憚也灘之與潭猶難之與憚也今人習用沙灘字不知其本於爾雅矣

濮大出尾下

注曰尾猶底也疏曰言其源深出底下者名濮

樾謹按凡泉莫不有底何獨於濮言之且泉之有底乃其源也非尾也郭注義不可通尾者水之下流也水經灕水篇注引諺曰高梁無上源清泉無下尾是尾對源而言濮大出尾下言其出甚大而其尾則歸於下也列子湯問篇壺領之山有水湧出名曰神濮張湛注曰山頂之泉曰濮泉在山頂則其下注可知爾雅蓋以尾之在下見源之在上也是故壺領之神濮正爾雅大出尾下之濮若水經注所稱濮水出汾陰縣南四十里平地開源濆泉上湧則是平地之水但可謂之大出而不可謂之尾下雖沿濮名實與雅義微別相習既久但以濆湧者謂之濮水而不知其爲山頂之泉則尾下之義不可解矣

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

禮謹按涉者厲揭之總名詩云濟有深涉涉字之中卽包深厲淺揭二義爾雅引詩而釋之曰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則已分釋厲揭二字其下三句則又明涉義之兼乎揭厲所謂深則厲淺則揭也均是揭也繇膝以下謂之揭繇膝以上謂之涉是揭淺於涉也以此推之均是厲也繇帶以上謂之厲繇帶以下謂之涉矣是厲深於涉矣詩人所謂深則厲淺則揭者義正如此爾雅不言繇帶以下爲涉者帶以下卽膝以上繇膝以上爲涉此一句固兼揭厲言之矣毛傳曰由帶以上爲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不引由膝以下之文則於深則厲淺則揭之旨不明毛公之說詩固不逮爾雅矣說文引詩作深則砅其解云履石渡水也此是許君聊廣異聞旣違雅訓且乖詩義戴氏震作毛鄭詩考正從之謬矣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繇膝以下爲揭六字唐以前學者所增抑何言之鹵莽歟

瘣懷羊 釋草

注曰未詳

禮謹按萬希槐困學紀聞集證引大戴記勸學篇蘭氏之根是爲芷其葉謂之蘪蕪懷氏之包謂懷氏卽懷羊也此恐不然荀子勸學篇作蘭槐之根是懷者槐也釋木篇曰櫰槐大葉而黑懷卽櫰之假字非此所謂懷羊也今按廣雅釋草褱續斷也名醫別錄云續

斷一名槐槐與瘣通褱與懷通然則爾雅之瘣殆卽廣雅之褱乎續斷有草木二種此入釋草當謂草續斷矣

熒委萎

樾謹按釋文委作萎阮氏校勘記謂委萎一字唐石經今本作委非當從陸本作萎其說是也惟萎萎二字似乎倒置經文當本作熒萎萎萎萎卽萎薆也玉篇草部藘萎薆也卽本爾雅文藘與熒同薆與萎同明堂位篇夏后氏之綏鄭注曰綏讀如冠薆之薆然則萎之通作薆猶綏之通作薆矣

其葉遵

樾謹按釋文云遵字又作葰衆家竝無此句惟郭有然芙渠惟葉爲最大古人命名蓮中之的的中之薏猶一一爲之名何獨於葉而遺之乎是無此句者非也惟遵字說文所無葰則葦之未秀者非芙渠葉也疑上句其莖茄或作其莖葰葰以葰爲茄乃同音假借亦猶中庸引詩假樂作嘉樂也此句古本當作其葉荷說文曰荷芙渠葉卽本爾雅文可證也荷者芙蕖葉之定名種芙蕖者其始彌望止見有葉而已因以葉之名名之故荷卽爲大名上文曰荷芙渠此文曰其葉荷不嫌同名也學者疑荷是大名不應葉專其名或徑刪此句或移上句茄字異文作葰者以當之或又變其字作遵以別於兼葰字脅失之矣

碧牛藻

注曰似藻葉大江東呼爲馬藻

檅謹按說文草部藻水草也或作藻菩牛藻也是菩者藻之別種齊民要術引詩義疏曰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可長四五尺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謂之聚藻郝氏義疏云陸說二藻之狀其言葉如雞蘇卽今之大葉藻所謂馬藻也言葉如蓬所謂牛藻也此注以牛藻爲馬藻蓋誤今按郝說非也牛藻者馬藻之異名凡草之以馬名者皆以大而名之上文莽馬帚郝云馬之言大也然牛馬同類之物義得通稱上文茭牛蘄注云今馬蘄然則牛藻之卽馬藻猶牛蘄之卽馬蘄也又釋木篇終牛棘注云卽馬棘也亦與此同必分牛藻馬藻而二之以郭注爲誤殆不然矣

藸治牆

注曰今之秋華菊

檅謹按說文繫傳草部藸曰精也以秋華臣鍇按本草藸卽九月黃華者也又曰藸治牆也臣鍇按本草菊有十名不言治牆小徐之意蓋以郭注爲誤郝氏義疏從之然所據者小徐本也大徐本則云藸日精也似秋華夫日似秋華則非眞秋華矣玉篇草部藸居六切說文云日精也似秋華藸居六切治牆也爾雅注云今之秋華菊疑郭璞顧野王所見說文皆與大徐本同故並以治牆之藸爲秋華菊此二字音同形似殆難辨別然秋華菊見於月令載於本草爾雅何容不列其名若以治牆爲非則菊之名竟不登於爾雅而所謂治牆

者又不能塙指爲何物邢疏引本草陶注云菊有兩種一種莖紫氣香而味甘葉可作羹而食者爲眞一種莖青而作蒿艾氣味苦不堪食者名苦薏非眞也郝氏遂疑爾雅治牆卽指此種而言然則爾雅何以舍其眞者錄其非眞者乎且以字論之日精之蘜據玉篇作蘜是今本說文作蘜者誤非許氏原文也至治牆之蘜則從草從鞠而今俗書秋華菊皆借用大菊蘧麥之菊以蘜從鞠聲菊從匊聲兩聲本同故也然則小徐本未必非蘜篆下以秋華當從玉篇作似秋華秋華者菊之異名疑漢晉人有此稱故郭注亦云秋華菊矣似秋華卽似菊陶注所謂一種非眞者當卽謂此說文乃字書故蘜蘜並列爾雅釋草則錄其眞者而其似者

從略故有蘜無蘜也夏小正九月榮鞠禮記月令鞠有黃華並蘜字之省而非蘜字之省益可知郭注之不誤矣

中尵菌小者菌

注於上句曰地蕈也似蓋今江東名爲土菌亦曰尵廚可啖之又注下句曰大小異名

檢謹按中尵謂之菌小者又謂之菌則何以見大小之異名乎以釋蟲篇蚍蜉大蟻小者螘例之則當云中尵大菌小者菌以釋魚篇蝤蠐小者蠐螬例之則當云中尵小者蠐螬小者蛣例之則當云中尵小者菌也據說文草部菌地蕈也疑古本爾雅作中尵地蕈小者菌故說文卽以地蕈釋菌蓋對文則地蕈與菌大小異名散文則亦可通也今注中地蕈字蓋本

在正文傳寫誤入注文而又增也字以足句學者遂據注中土菌之文臆增菌字而大小異名者轉若大小同名義不可通矣

薇垂水

注曰生於水邊

樾謹按上句云蘪從水生此云薇垂水蓋別蘪與薇之異見一生水中一生水邊也陳藏器本草云薇生水旁葉似萍此可證薇是水邊之草至詩草蟲篇正義引陸璣疏云山菜也則因詩言山有蕨薇伯夷傳又言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故以薇爲山菜而實非此經所謂垂水之薇也釋文引顧云水濱生故曰垂水此說非是垂水與上句從水生一律若以垂水爲薇之名豈從水生爲蘪之名乎郝氏義疏引或說曰薇名垂水非生水濱以附合陸璣山菜之說則更失之矣

拔龍葛

注曰似葛蔓生有節江東呼爲龍尾亦謂之虎葛

樾謹按正文龍字古本蓋止作龍以其蔓生若龍尾然故謂之龍葛而又有虎葛之名龍葛虎葛命名雖異取義一也因是草名遂加草作蘢非其舊矣亦猶本篇蒉蒉蒉蒉瓜蒉葵諸蒉字古止作兔說文黃兔瓜也蒂兔葵也即用爾雅文可證其不從草也上文紅蘢古據詩隰有游龍篇傳曰龍紅草也則其字亦止作龍惟蘢天蓄之蘢與說文合當從草耳

蓋大苦

注曰今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
或云藟似地黃
檢謹按甘草而名大苦名與實乖莫此爲甚義殊可疑其引
或說謂似地黃據蘇頌圖經地黃葉似車前葉上有皺文而
不光花似油蘇花而紅紫色與郭所說甘草形狀全不相似
然則所引或說是別一義不知所謂似地黃者究何物也沈
括筆談云郭注乃黃藥也其味極苦故謂之大苦非甘草也
此不知其何以知之疑其所見郭注與今本異而王氏念孫
廣雅疏證非之且謂苦與苦通大苦卽大苦乃苦字之假借
非以其味之苦也此恐不然經典固有假字而說文一書解
說字義必當各從本字其曰甘甘草也苦地黃也藟大苦也

苦大苦苓也然則大苦與苦明分爲二豈得卽以地黃當之
沈括之說或未可非乎
櫰落柚條 釋木
注於上句曰可以爲梧器素於下句曰似橙實酢生江南
檢謹按櫰落柚條竝蠱韻字詩大東篇無浸穫薪傳曰穫艾
也箋云穫落木名也釋文曰穫鄭木名字則宜從木是毛鄭
不但義異字亦不同毛公蓋以爾雅所云櫰落者櫰卽穫也
落有二義草零木落之落就其自落者言也落實取財之落
以人落之而言也爾雅訓落毛傳訓艾其義通矣櫰落柚條
兩文一律竝非木名柚者粵之假借字說文丂部粵木生條
也引商書顯木之有粵枏古文言由枏柚之訓條卽木生條

之本義矣禹貢厥草惟繇厥木惟條繇亦粤之假借草木得
通稱也粤古文作由故通作柚又通作繇中山經曰荊山有
橘櫾是橘柚字古亦作櫾然則禹貢繇條此經作柚條亦猶
橘柚之爲橘櫾矣木之落者謂之樓木之生條者謂之柚故
曰樓落柚條學者見前後文皆釋木名亦以木名說之不知
上文髡梱在柏椈椵椈二者之間陳氏壽祺以說文梡梱說
之則亦非木名也是卽其例矣說文柚條也似橙而酢又曰
條小枝也夫條爲小枝何以爲似橙而酢之木果然則柚篆
說解義不可通或條也二字後人據爾雅增入非許書之舊
乎

楔荊桃

注曰今櫻桃

樾謹按楔荊桃旄冬桃櫫桃山桃荔別桃之異種猶下文休
無實李三句別李之異種棗壺棗十一句別棗之異種也櫻
桃雖有桃名實非桃類何得以冠桃類之首且徧考經傳無
稱櫻桃爲荊桃者竊疑桃有荊桃猶棗有齊棗乃桃之別種
非櫻桃也文選南都賦楩柟松楔櫰李善注引爾雅楔荊桃郭
璞曰櫻桃也而蜀都賦櫻桐楔樅劉逵注曰楔似松有刺也
則不謂櫻桃矣或爾雅舊注固不盡如郭義乎玉篇木部櫻
於耕切含桃上林賦云櫻桃也梫胡諧切今謂之櫻桃也亦
作含楔革鍇切荊桃也初無今謂櫻桃之說然則郭璞之說

大而皵楸小而皵榎

注曰老乃皮麤皵者爲楸小而皮麤皵者爲榎

樾謹按注以大爲老則以小爲少矣疏引樊光說同釋文引孫炎亦云老乃皮麤皵爲楸是固爾雅家相傳之舊說然上文曰楸小葉曰榎以葉之大小別楸檟也此云大而皵楸小而皵檟以枝榦之大小別楸檟也兩小字不當異義釋鳥篇鳥少美長醜爲鶵鵜彼言少長不言大小知大小非少長矣楚辭哀郢篇望長楸而大息兮王逸注曰長楸大梓是可證楸爲大樹也

唐棣杨常棣棣

樾謹按詩何彼穠矣篇傳唐棣杨也采薇篇傳常棣棣也均與爾雅合晨風篇傳棣唐棣也則與爾雅異矣此必有一誤而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解曰唐棣棣也亦與晨風傳同藝文類聚八十九引三家詩曰夫杨之華萼不煒煒是毛詩作常棣三家詩作夫杨然則常棣是杨明矣常棣篇傳常棣棣也釋文曰本或作棠棣杨非竊疑作杨者毛傳之原文作棣者後人據爾雅改之何彼穠矣篇采薇篇並可類推陸德明以爾雅訂毛傳故以不非者爲非其實爾雅之文本作唐棣棣常棣杨今本傳寫互易非其舊也說文木部杨棠棣也文選謝宣遠於安城答靈運詩注引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是棠棣即常棣也甘泉賦注引爾雅正作棠棣杨也可證今本唐棣杨之誤玉篇木部榶徒郎切棣也榶即唐棣之唐又

曰栘余支成兮二切棠棣也可證梁時爾雅猶作唐棣棣棠棣栘與許君所見同乃又曰棣徒計切詩曰唐棣之華唐棣栘也則與栘棠棣也之說自相違錯此必後人所改非顧氏之原文矣

蠸蠗父守瓜 釋蟲

注曰今瓜中黃甲小蟲喜食瓜葉故曰守瓜疏曰蠸蠗父一名守瓜

檛謹按錢氏大昕潛研堂集據莊子至樂篇瞀芮生乎腐蠸謂此蟲名蠸又名蠗父其說非也依郭注自以蠸蠗父連文蠸蠗猶權輿也釋詁曰權輿始也故凡物之初生者爲權輿釋草篇其萌蘢蓯是也物之小者亦爲權輿此篇蠸蠗輿父是也莊子止謂之蠸者省文耳鹽鐵論散不足篇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蛩乎郝氏義疏引以說此篇之蛩蟨是亦從省止稱一字也說文虫部蠸蟲也玉篇蠸食瓜蟲相沿既久而蠸蠗父之名止見於爾雅矣然司馬彪注言一名守瓜並無一名蠗父之說亦可證郭注邢疏之不誤也

蒺藜蜻蛆

注曰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疏曰廣雅云蜻蛆蝮蛇也郭云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則非蝮蛇也

檛謹按如郭氏之注誠非蝮蛇矣然所謂蜻蛆者究莫能塙指爲何物竊疑此與下文蝗馬蛈實一物也廣雅釋蟲曰蛆蝗馬蛈螽蛆也又曰馬蛾螽蛆也馬蛾卽馬蛈之異名螽蛆

與蛆螾乃一聲之轉此云蜫蛆卽蠽蛆也蠽從戲聲蜫從卽聲兩聲相近司隸校尉楊孟文頌未秋截霜言未秋卽霜也是其例矣御覽引吳普本草云馬蛈一名馬軸又謂之馬陸本草云馬陸一名百足今南方人稱蜈蚣爲百腳然則古人混蜫蛆蜈蚣而爲一正以此二蟲竝多足耳陶注本草馬陸云此蟲足甚多寸寸斷便寸行又引李當之云蟲形長五六寸狀如大蛩蛩卽蟋蟀下文云蟋蟀莪蒿與蛩通然則高誘注淮南子說林篇以蜫蛆爲蟋蟀亦以二蟲相似故耳爾雅既云蒺藜蜫蛆又云蛆馬蝬一物異名而前後兩見亦猶螿天螻與蜾蠃螻不過蟷蠰與莫貊蟷蠰雖異名而實同物也廣雅一書踳爾雅而作而馬蛈與蠽蛆分爲兩條疑卽本乎此矣

翥醜鎒

注曰剖毋背而生疏曰翥飛也醜類也蟲類能飛翥者謂蟬屬皆剖坼毋背以爲孔鎒而生

樾謹按下文螽醜奮強醜捋蠭醜蠅醜扇上一字皆蟲名下一字皆蟲之形狀也獨此文翥訓飛則非蟲名鎒訓剖毋背而生則非蟲之形狀與下文不類矣且蠭醜蠅醜孰是不能飛者何獨於此別之爲翥醜乎注疏舊說疑不可從廣韻九御引爾雅翥作蠽云蟲名其說是也蠽疑卽蟅之異文蟅之爲翥猶甘蔗之蔗或作藷也周官赤友氏凡隙屋除其貍蟲鄭注曰貍蟲塵肌求之屬是卽可爲蠽醜鎒之證

鮂黑鰿 釋魚

注曰卽白鯊魚江東呼爲鮂

樾謹按白鯊卽白鰷羅願爾雅翼云其形纖細而白故曰白鰷夫以纖細而白者謂之黑鰿名與實乖矣疑鮂魚非白鰷也玉篇魚部鮂似由切魚也或作鮡鮡直留市由二切魚名鰿子夷切黑鰿也竝無卽白鰷之說其鯊字注云徒堯切白鯊魚也似雞赤尾六足四目又直流切按白鯊之魚人所習見安得有六足四目之怪狀其文必傳寫有誤又直流切四字當在似雞赤尾之上葢鯊徒堯切白鯊魚也乃其本義徒堯切卽讀如鰷矣又直流切似雞赤尾六足四目則正爾雅所謂鮂魚鰿者直流切卽讀如鮂與鮂或作鮡音直留切正同一音也此乃魚之異者初非白鯊爾雅本作鮂不作鯊而說爾雅者誤以鯊當鮂故玉篇卽於鯊字下載之然別之爲直流切則固未嘗混而一之也山海經北山篇彭水鯊魚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鵲與玉篇所說略同而字亦作鯊葢鮂鯊二字古音本同無嫌通用但據黑鰿之名必非白鯊之屬白鯊謂之鯊而鮂亦謂之鯊鳥獸蟲魚固多異物而同名者鮂謂之鰿鮍大者亦謂之鰿似鮎之魚謂之鮍雌鯨亦謂之鮍鱣謂之鯉鮫魚亦謂之鯉皆其例矣顧野王斤斤於徒堯直流之異音此未免爲後世之見然卽其音之異以知其義之殊有功於雅訓不淺也

蝸蛖

注曰未詳

樾謹按此即釋蟲篇之蝀螮蜮也郭彼注曰蝗子未有翅者蝗是蟲類故入釋蟲而蝗本魚子所化故又入釋魚也凡魚生子多在岸旁淺水處或水涸其子即變爲蝗爾雅蜮蛆即謂此矣蝀螮蜮見于釋蟲而蜮蛆又見于釋魚亦猶蛭蟣見于釋魚而蛭蜧至掌又見于釋蟲也郭於釋蟲不解蛭蜧至掌於釋魚不解蜮蛆未知其爲同物耳

鶴鴴軌 釋鳥

注曰未詳

樾謹按下文狂茅鴟注曰今鴴鴟也鴴軌疑即鴴鴟矣是故茅鴟與怪鴟相次怪鴟即鵂鶹也此文鶹鴴軌與鴴鴟鴟相次鴟鴟亦即鵂鶹也比類而觀鴴軌之即鴴鴟信矣下文又曰萑老鴴蓋鴴軌之老者謂之萑故曰萑老鴴也說文萑部萑鴟屬有毛羽所鳴其家有既然則鴴軌名鶹者鶹猶留也留音如災禍之災因以爲名歟

鷚天鶹

樾謹按釋文曰鶹說文作鶹今說文鳥部鷚天鶹也蓋後人據爾雅改之非其舊矣惟鶹乃草名釋草所謂龍天鶹也凡草木鳥獸之同名者多雙聲疊韻字若釋草有蛾羅釋蟲有蛾羅釋草有蚍蜉釋蟲有蚍蜉皆是也至天鶹非雙聲疊韻字鷚鳥何取與龍草同名不得援蛾羅蚍蜉之例矣疑說文本作天顓天顓者顓天也書召誥以哀顓天即其義也此鳥

高飛直上鳴聲相屬有如告訴今人謂之告天鳥告天之名與天籟同但語有雅俗耳

鶪鵙老鳵鶉

疏曰舍人李巡孫炎郭氏皆斷老上屬鳵下屬解云鶪一名鵙老鳵一名鶉鶉雀也唯樊光斷鶪鵙爲句以老下屬注云春秋云九鳵爲九農正九鳵者春鳵爲夏鳵秋鳵冬鳵棘鳵行鳵宵鳵桑鳵老鳵是以老爲下屬

樾謹按近時說爾雅者郝氏謂兩讀俱通邵氏疑下文鳵字上舊有老字後人誤以爲重衍而去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則以老字下屬爲是今按說文鳥部鶉雇也鶪欺老也然則許叔重讀爾雅正以老字上屬爲句矣王氏謂說文當云鶪欺也此大不然欺老二字合爲鳥名止一欺字非鳥名也欠部欺詐欺也今云鶪欺也不幾以詐欺說鶪字乎可知鶪爲欺老爾雅舊讀固然樊光必以老鳵下屬者以左傳九鳵有老鳵耳夫左傳晚出之書又經漢儒附益不可爲典要所說五鳩五雉九鳵皆因爾雅之文附會其說在爾雅初無此義也是故隹其夫不不稱祝鳩而爽鳩又爲桑鳩且不與鶻鳩鳲鳩鵴鳩相次則非說左傳之五鳩也此云鳵鶪是鶪爲鳵之總名繼之以桑鳵竊脂亦止說桑鳵一種其下春鳵頒鶪夏鳵竊元秋鳵竊藍冬鳵竊黃棘鳵竊丹行鳵嗜嗜宵鳵嘖嘖不與桑鳵之文相次則非說左傳之九鳵也至雉之名尤多賈逵注左傳強以南方東方北方西方四雉益以伊洛而

南之鞏爲五雉此說之不可通者爾雅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鞏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鑑此兩文正相對說五雉者何以數鞏不數鑑乎以是言之爾雅之文本與左傳不合說文於屋篆下列九屋之名卽用賈逵義左傳家說也於鴞篆下止曰屋也不言老屋此爾雅古義也樊光乃據左傳以說爾雅而爾雅之古義亡矣蓋由爲左氏學者求九鳳之名於爾雅而止得其八不得已竄老字下屬强立老鳳之名違爾雅舊讀不可從也

鷹鵰鳩

注曰鵰當爲鷙字之誤耳左傳作鷖鳩是也

樾謹按鵰釋文作來云郭讀作爽衆家竝依字林作鵰字音來是來爲正字鵰爲或體衆家悉無異說昭十七年左傳正義引樊光曰來鳩爽鳩也雖依左傳爲說未敢質言字誤也郭據左傳以改爾雅竊所未安玉篇鳥部鵰所貍切鸝鵰鵰力才切鵰鳩也不從郭讀其見卓矣

貀子貆 釋獸

樾謹按周官草人職鹹潟用貆鄭注曰貆貈也賈疏曰按爾雅云貀子貈或曰貆故以貆貈爲一也是今本爾雅蓋有闕文或疑貆通作貛下文貈子貗郭注一名貛是貈貛同物故鄭以貈釋貛耳若然鄭當云貆讀爲貛矣今無改讀之文此說非也

麝父麕足

樾謹按麝父之名古書未見釋文引李巡本作澤父云澤父獸名疑古本爾雅作麝黑麝澤父麝足麝黑麝與上文貔白狐以類相從澤父麝足與下文豺狗足以類相從釋獸一篇文多相儷也傳寫奪黑麝澤三字遂合爲一條矣太平御覽引說文曰麝黑色麝蓋卽本爾雅今爾雅無黑麝之文傳說文者亦刪去黑色麝三字然陶注本草云麝形似麝則麝固麝類今世俗猶有香麝之名是亦古義之未泯者也

狻麑如貙貓食虎豹

注曰卽師子也

樾謹按後世俱謂狻麑卽師子說文犬部狻麑獸也如貙貓食虎豹者虎部虓一曰師子是師子乃虓也非狻麑也後漢書順帝紀陽嘉二年疏勒國獻獅子犎牛注曰師子似虎正黃有髯彤尾端茸毛大如斗是師子非淺毛之獸而經云如貙貓則狻麑殆非師子矣

豹文鼷鼠

注曰鼠文采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疏曰說文云鼷豹文鼠也今郭氏以豹文下屬未知孰是

樾謹按說文是也釋獸一篇皆先舉其名而後詳其形狀豹文鼷鼠也當上屬作鼷鼠豹文不當下屬作豹文鼷鼠也玉篇鼠部鼷之弓切豹文鼠與說文合又曰鼷徒聽切鼠名漢武帝時有此鼠文如豹終軍識之賜絹百匹此蓋後人據郭

注增益之玉篇原文止言鼠名無終軍事也終軍之事不見于漢書藝文類聚引竇氏家傳以爲是光武時孝廉郎竇收事疑世俗相傳本無實事郭據以說經遂致失其句讀唐時盧若虛據說文訂正見唐書本傳近人說爾雅者皆知之乃猶依違郭義兩存其說何也

騙蹄趼善陞贏 釋畜

注曰騙蹄蹄如趼而健上山秦有騙蹄苑

樾謹按疏引舍人云騙蹄者涸蹄也趼平也謂蹄平正是以騙蹄連讀爲句又引李云騙者其蹄正堅而平似趼也是讀騙字爲句二讀不同郭從舍人是也此云騙蹄趼善陞贏下云枝蹄趼善陞贏兩文相對莊子駢拇篇釋文引崔注曰枝指謂指有岐也馬之枝蹄猶人之枝指矣然則何謂騙蹄曰騙者同也說文曰部昆同也手部掍同也周語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韋昭注曰混同也竝字異而義通老子故混而爲一河上公注曰混合也合亦同也馬蹄之枝分者謂之枝蹄馬蹄之混合者謂之騙蹄其趼雖同而騙蹄與枝蹄不同故以騙蹄趼枝蹄趼別而言之也乃枝蹄趼上有騙驗二字而騙蹄趼上更無他文者古人於騙蹄之馬不別爲之名但以騙蹄名之若依下文之例而曰騙蹄騙蹄趼則於詞贅矣故無文也舍人以涸蹄解騙蹄涸猶混也郭雖從其讀未能得其義矣然騙驗之名何以轉施於枝蹄之馬曰釋文引舍人云騙驗外國之名此說是也蓋其國出枝蹄馬因即以

國名之猶騶駼亦外國名楊雄傳前番禺後陶塗師古曰國名出騶駼是騶駼亦以國得名者也騶駼駼之名與騶蹄之義初不相涉學者可無疑矣

青驪驎驒

注曰色有深淺斑駁隱鄰今之連錢驄

樾謹按郭意蓋讀驎爲鄰不知驎卽連也驎與連一聲之轉釋名釋州國曰鄰連也相接連也是其例矣均是青驪二色之馬其不相雜厠者謂之騚其青中有驪驪中有青相連者謂之驒故曰青驪絹青驪驎驒也後世以驒爲連錢驄卽驎字之轉音矣釋文作鄰葢本郭義又引孫云似魚鱗也若然當云如鱗不得止言鱗也說文云青驪白鱗文如鼉魚白字

經文所無且魚可言鱗馬不可言鱗於義更未安矣

陰白雜毛騘

注曰陰淺黑今之泥驄

樾謹按詩正義引孫炎說亦以陰爲淺黑然陰非黑色之名或謂從陰幽取義鑿矣陰當讀爲黯說文黑部黯黃黑也玉篇曰記林切黃色如金也廣韻曰居吟切淺黃色也以是言之黯爲黃黑色其色非黃非黑可謂之淺黑亦可謂之淺黃此承上文黃白雜毛之下則當以淺黃之義爲長葢猶是黃白襍毛者其黃色深則爲黃白雜毛之騘其黃色淺則爲陰白襍毛之騘陰乃黯之假字陰黯竝從今得聲古音相同故得通借也

犬生三獿二師一獑

注曰此與豬生子義同名亦相出入

檢謹按釋獸篇豕生三獿二師一特獿獿音同惟獑與特異故郭謂與豬生子同義錢氏大昕因說文無獿字據玉篇獿犬生三子也謂獿是獿字之誤此不然也玉篇犬部獿子公切犬生三子也獑巨衣切犬生一子也與爾雅合又曰獿猕二同子宋切犬生一子蓋三子之誤是其所見爾雅有作獿者犬謂之獿豬謂之獿足知其同義矣又曰獿於隗切犬聲又犬生三子也又曰獿音卽犬生三子此是別義非出雅訓或獿誤作獿又誤作獿未可知也顧野王兼存其義以廣異聞豈可據以解經乎

未成毫狗

注曰狗子未生毳毛者

檢謹按上文未成羊羍下文未成鷄僆此文亦當一律不當言未生毫而言未成毫乎狗大通稱至今猶然若以狗爲未生毳毛者則下文云尨狗也豈亦未生毳毛之謂乎尨字從犬從彡說文謂是犬之多毛者其不得以爲未生毳毛明矣爾雅以狗釋尨狗犬一也若如此注則犬之與狗若羊之與羍鷄之與僆區以別矣爾雅何不以犬釋尨而以狗釋尨乎下文又曰狗四尺爲獒獒夫未生毳毛至四尺以上相去縣絕何不曰犬四尺爲獒而曰狗四尺爲獒乎然則郭注非也毫卽獒也此云未成毫

狗下云狗四尺爲獒兩文正可互明蓋狗自四尺以上始得獒稱四尺以下通謂之狗羊有未成羊之名雞有未成雞之名狗則無之惟至四尺以上者異其名曰獒故曰未成獒狗也獒與毫古字通尙書旅獒馬鄭均作豪是也豪毫古今字疑古本爾雅弁下文四尺爲獒之獒亦止作豪故說文獒篆下但曰知人心可使奢引春秋傳公嗾夫獒爲證而不用爾雅四尺爲獒之說是許君所見爾雅不作獒也後人改四尺之豪爲獒而此文未成豪之豪則以不得其解而轉仍其舊但傳寫者從俗作毫耳釋文曰毫本作豪此古本也今定其字作豪其義爲四尺以上之稱則得之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九十六終

長沙王賓善化劉鐸校